

文心雕龍序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見於本傳文獻通考諸家評騭無稱焉文之一字最爲宋人所忌加以雕龍之號則目不閱此書矣黃魯直以作文者



登錄號 2059

類號

冊別

卷首 函 5 冊

不可無雕龍作史者不可無
史通雖則推尊亦乖倫次魯
直好掊擊故引子玄也論家
劉子五卷唐志亦謂勰撰陳
振孫歸之劉晝孔昭謂序云
晝傷已不遇天下陵夷播遷

江表故作是書按是勰以前
人似東渡時作其於文辭燦
然可觀晁公武以淺俗譏之
亦不好文之一證矣傳稱勰
爲文深於佛理京師寺塔名
僧碑誌多其所作予讀高僧

傳往往及之但惜不見全文
一篇總不婚娶依沙門僧佑
與之居處十餘年博通經論
定林寺藏總所次也竊恐佑
高僧傳乃總手筆耳沈約論
文欲易見事易見理使人易

誦而賞譽雕龍謂其深得文
理大抵理非深入則不能躍
然彥和義炳而采流故取重
於休文也雕龍上廿五篇銓
次文體下廿五篇駮引筆術
而古今短長時錯綜焉其原

道以心卽運思於神也其徵
聖以情卽體性於習也宗經
誦緯存乎風雅詮賦及餘窮
乎變通良工心苦可得而言
夫雲霞煥綺泉石吹籟此形
聲之至也然無風則不行風

者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
詩貴自然自然者風也辭達
而已達者風也緯非經匹以
其深瑕歌同賦異流於侈靡
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諸
家詭術不應賢王之求以至

詞命動民有取於巽諧隱自
喻適用於時豈非風振則本
舉風微則末墜乎故風骨一
篇歸之於氣氣屬風也文理
數盡乃尚通變變亦風也剛
柔乘利而定勢繁簡趨時而

鎔裁律調則標清而務遠位
失則飄寓而不安風刺道喪
比興之義已消物色動搖形
似之工猶接蓋均一風也襲
蘭轉蕙足以披襟伐木折屋
令人喪膽倏焉而起不知所

自倏焉而止不知所終善御
之人行乎八極知音之士程
於尺幅勰不云乎深於風者
其情必顯勰之深得文理也
正與休文之好易合而勰之
所以能易也則有風以使之

者矣雕龍苦無善本漉漫不
可讀相傳有楊用修批點者
然義隱未標字譌猶故子友
梅子庾從事於斯音註十五
而校正十七差可讀矣予以
公暇取青州本對校之間一

籤其大指是亦以易見意而少補茲刻之易見事易誦者也江州與子庾將別書

萬曆壬子春仲友人曹學佺撰



楊升菴先生與張禹山書

批點文心雕龍頗謂得劉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誤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紅或黃或綠或青或白自爲一例正不必說破說破又宋人矣蓋立意一定時有出入者是乖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長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對司馬有苗對無棣雖係人名地名而儷偶之切又當用青筆圈之此豈區區宋人之所能盡高明必契鄙言耳

刻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引



洪範五行地於乾為之圖列于命箕之書其見
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以于四時
也為五境稟于人也為五言播于彰也為五
音發于文章為五氣則五氣之文自陰符已記
之乎矣夫握五氣管點綴五氣文則考

明升庵楊先生電始基之先生起成都探奇
摘鮑漁四部弋七略胸中具一大武庫凡經目
所涉獵手所指點若闡室而賜之燭閉閣而



提之鑰也。生与粉黛飾，無終效觀。輕治絲
作信市，富者繫長較，經哉將令實之者。如
吳綾如蜀錦，如冰銷如火布，不特目駭，後世
又人之心之巧，義以加冬。至于文心離純之為
書，則有先世之乃，色管在余，知為圖之河書之
洛，而已矣。又何贅焉。

吳興閔繩初玄宰甫撰



凡例

一 揚用脩批點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別則閱之
易圖寧餘味其旨趣今漫存五色非曰炫華實
有益於觀者

一 五色今紅綠青依舊獨黃去太多易以蠟白者
益來易以古色改之特便觀覽耳若用脩下筆
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

一 元本字向多脫誤惟委子庾本改訂甚備因全
依之且注元脫元誤并元改補人於上庶使閱

者知之

一篇中於改補字則用○於衍文則用□於當作
疑作則用、俱以墨別之其云一作某者但存
以見諸本之備而已

一委子庚注每篇之中有注有不注每段之中或
詳或畧故使人致惜於不全然事有難曉者一
覽豁然不得謂無功於劄子也子庚有云釋名
釋義有便初學者是於子庚亦云謹存其舊
一各註元居各篇後今并於各卷後以便稽考人

名及鳥獸等名元註本文下今以硃載於旁庶
文易明而不至本文間斷

吳興凌雲宣之甫識



劉舍人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
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
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
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
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
記室兼東官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
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

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
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
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爲時流所
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於車前狀若負鬻者約
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
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
製文有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
啓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
改名慧地未基而卒文集行於世

文心雕龍校讐姓氏

批評

楊慎字用修

叅評

曹學佺字能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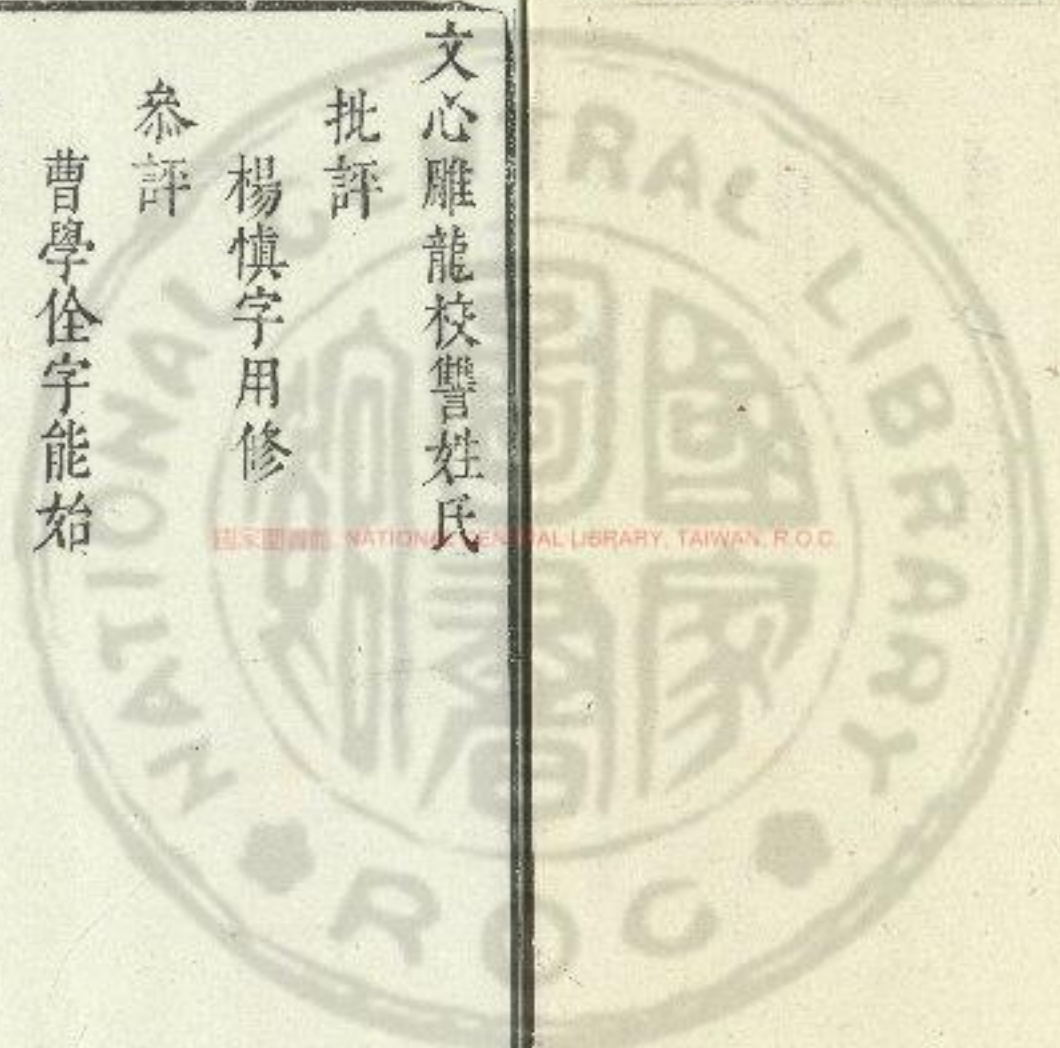
音註

梅慶生字子庾

校正

朱謀埠字爵儀

王一言字民法



許天敘字伯倫

謝兆申字耳伯

孫汝澄字無撓

沈天啓字生予

柳應芳字陳父

俞安期字羨長

王嘉弼字青蓮

王嘉丞字性凝

張振豪字儁度

葉遵字循甫

許延祖字無念

商家梅字孟和

欽叔陽字愚公

龔方中字仲和

許延禛字無射

李漢燿字孔章

胡字孝轅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弔第十三

劉子文心雕龍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

清音地

曹詒始曰先提
起心字而後及
有心無心之別



詮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弔第十三

劉子文心雕龍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

清音地

曹詒始曰先提
起心字而後及
有心無心之別



雜書

雜書

雜書

雜書

雜書

雜書

雜書

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琴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

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勲德彌緝。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絲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

齊語始曰文作
元者宗詩也

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
洛。問數乎著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
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
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
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
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
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飭。

齊語始曰仁孝
二字亦有廟也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
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
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
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
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
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
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

文元作方孫改

志元作忠謝改

合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緝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

子元脫楊補

雅宜坊善四字
元脫楊補

顏闔事見莊子

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辭。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時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百餘篇。其二句。奇句也。其贊何。皆說五知。其贊。商固不一。其贊。皆係始曰。揚於。亦未必然。

觀音宮。其書大。皆引孔子曰。六。皆可以現。義。五。皆可以現。仁。是。皆可以現。識。洪。皆可以現。事。華。皆可以現。治。光。皆可以現。美。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

謝文伯曰。五經即五。禮書。西。周。禮也。穆子慶曰。五經即五帝。

而中其筆法而

又元作高孫改

言然如曰此段

與青州本公有

曰其然以茲本

為得

梅子度日記一

作責

刺音端

四句一十六字

元就宋按御覽

補

梅子度日記元

仲曉

意能如曰文用

疑作選用

梅子度日記

仲曉

無錚錚之細響矣。易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

遠辭文。言中事隱。章編三絕。固哲人之驅淵也。書

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

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

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摘風裁興。藻辭謫喻。温

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範。

章條織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

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

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遠矣。尚書則覽文如

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

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

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

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

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

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詩贊。則詩立其本。

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

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

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

青能始曰此意
以心為主則風
為用故于六藝
首曰文而末則
歸之于文所謂
義而不淫即雅
龍也

銅。煑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
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
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
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合文也。夫文以
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
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
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替曰

三極彛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鑄
匠。文章與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復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鈞讖歲。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迺

補書
曾元作許改

製書進

言能雄口延改
經書

柳陳文曰鳥鳴
似語亦非左傳

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
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頗見。春秋之
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
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錄
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
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
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
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
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

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
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
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爭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
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叢。張衡發其僻謬。荀
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義農軒輶
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
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
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

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瑞无竹裡孫改

贊曰

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謗詭。糝其雕蔚。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儼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守志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

會錄始曰詩亡
之後。雖平直接
其緒。故差初正
辨。以辨騷也。此
非刻字之言也。
國風。小雅。離騷
之類。漢人。已言
之矣。

一孤元作詩辨改

持子虎曰懸一
孫玄

指子慶曰四家
即漢武淮南宣
杏揚雄
曹休說曰心家
常是王逸注漢

梅子慶曰越者
無元作蘇改
夫元作天謝改
目元作星朱改
孫樂說曰按雜
雜羽為彈曰釋
射也

慢元作客未改
曹休說曰摘其
考証以愛而知

字亦謂不往雜者

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

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諸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為權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

惡也夫和欲快
風雅之初如此

孫青珉

灑然深華四字
尤蓋三篇妙處
故重圖之成日
休評楚詩為秀
古貌亦以何
相表裏乎相易
之云招魂堪觀
而深華指隱
秀而古韻
曹能如口山水
循聲而得貌
候披文而見時
與極真之也若
得者此極感矣

為龍長

指其費車九奇

新造楊亮元作
修蓋非泰非秀
亦不盡詩以

文心雕龍

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樹，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遠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公波而得音，其衣被詞人。

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鏘毫。

文心雕龍 上

後釋詩附之又

六詩微之皆訓

為持此詩者持

也本六千言詩

詞守其持之

亦人說詩意

不以此意亦人

尤不知詩為何

物也

齊律始曰詩以

自然為宗即此

止禮

朱勣得儀曰倚常

作佳

梅子夏曰唐一

律章

曹註始曰遠者

自然也

明詩第六 此許古之詩立為齊梁務強嗾詩品矣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
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
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
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
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
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
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

曹氏曰即此自然也

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為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

詩古詩十九首得其體者

總錄評十九首

入文淵以建

應以遠為心

總一字千金

以五和義家

為儒不知詩

徑童謠近。在成世間。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教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悃悃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蹕。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

此是律以亂經
若故時強之格
既應博雅存風
雅之意所以補
義為一

東晉於古始方
業於建安於十
有不為之言
和已闕之矣

曹能始曰此與
前對同

曹能始曰此與
不易言詩乃深
於詩者其易也
將至則近於自
然矣

文心雕龍

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
為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請義貞亦魏之遺
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
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
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
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
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
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

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
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
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度合其潤茂先凝
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
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
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
識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

文心雕龍上

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合。興發皇世。風流二南。周南召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此篇評詩。亦腐儒所不及。其一班如尊室腐談。而不聞此。亦不知詩者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然可語此世。亦無幾人。唯喜禹山可也。

樂府第七

期音扶

樂府者。聲依咏。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

天八闕。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

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

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

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

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

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

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

魏元作卷末改
宋贊曰呂覽
所損鼓瑟甲也

魏元作音許改

樂之古者

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

惟維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

齊錄始曰先心
後器先詩後聲
或極河論樂府
之休

曹德始曰此非
聲之深之辭之
深也

曹德始曰降及
唐宗能句詩條
此說之管絃者
莫不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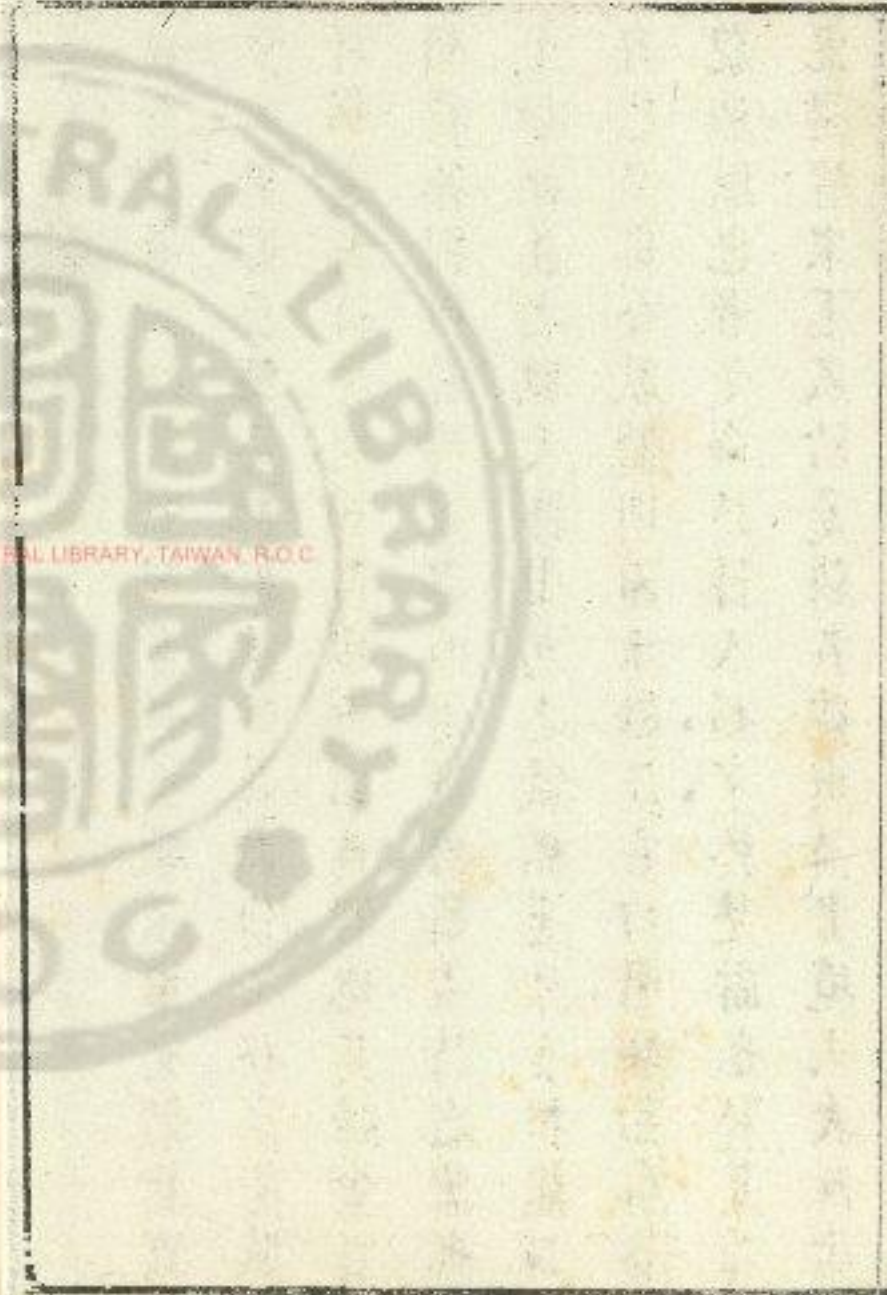
高善長曰新聲
作新

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
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
志迭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
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捐髀雀躍
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
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開於增損古辭
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
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于建士衡咸有佳
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垂調蓋未思也

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
樂府字原和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
別故略敘樂篇以標區界

替曰

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
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餘詩曰同義
則重風骨異件
則滋華靡此是
一篇之要

起音義與韻同

孫孟說曰括字
疑誤作恠
有餘始曰括字
句在佳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
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
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
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薦之賦狐裘結言桓韻詞
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
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
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

許伯倫曰遂嘗
作述
梅子慶曰至當
作主

曹融始曰陸賈
有感春秋

期元作報曹改

馬元仲為朱改
朱辭似曰
見奇話

卷元作鹿曹改

梅子慶曰即應
上北智二賦以
勤二賦

明倫元作明初
梁素柳壁改

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
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
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
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
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
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
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總亂。序
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邠之卒
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

之宸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
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
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吟奇巧之機
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
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
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
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
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
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

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動於鴻規士衡子安底
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縛理有餘彦伯梗槩情韻不
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
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
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
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糝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
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
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
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曹無始曰末重
風骨為重

贊曰

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枿滯必
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
 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
 下。文禮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
 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
 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
 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
 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
 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

言能始曰頌
 本于風雅故聲
 處去雅于風歌
 而不變音題

國元視宮補

與先作得書院
 田元作由書院

宮維滋曰即野
誦之意

漢元仲傳章改

梅子庚曰述注
作述
梅子庚曰上林
述仙東廬

以諷丘明子高並謀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
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
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
有述容公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
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
或擬清廟或擬廟名或範駉那或擬駉名雖淺深不同詳略各具其褒
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比征西逝變為序
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
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梁並致

美於序而簡約乎篇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雜
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
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
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
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
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
藻汪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
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
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亞咸並颺言

各體始曰一始
三見古人相沿
之妙

後元仲修朱休
御覽改
釋慶者有文章
保品別

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影摘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文心雕龍

祝盟第十

神无作百朱改
 香无作祈柳改
 及无作及許改
 有餘始曰文字
 漢魏皆如此類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
 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
 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
 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
 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
 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
 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
 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



樂書

文心雕龍上

廣許收

儀者具
歐渡元化歐渡
事改

王性狀曰歐渡
等見漢書

昭元股肱

曹德始曰漢書
稱可漢禮愈非

之大祝掌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餽。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剗贖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織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頌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侯子毆疫。同

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於無媿。所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

敬者對

黃龍望見西南
黃傳

黃龍望見西南
黃傳

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所禱之誠敬也。濟
 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
 矣。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
 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
 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
 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
 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
 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
 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

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
 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
 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
 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恭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
 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卷八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筭虞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歆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饒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

鍾元仲語改

欽定四庫全書

源應事見史記

春記

唐元作馬揚改

揚元作揚未改

魏元作揚改

子高曾山名河

物白丁及作番

古發造或靈河

山名其他耶

揚元作揚改

揚子更曰揚元

作哉

載元作宋謝改

也若乃飛廉有石柳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諡銘發
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

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

始皇勒嶽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

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

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

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矍戒銘而事非其物

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日杵

之末會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

器利辭鈍唯張載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

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

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

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

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

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

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

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

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字元氏要而失淺。

溫嶠傳臣博而患繁字叔武王濟國子字叔武引廣事雜字叔武潘尼乘

輿義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字景興

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

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

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

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

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

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

於代。唯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

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孫元作確未改

按子厚曰箴元
作寘

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傳毅所製文體倫序蘇頌字孝山崔瑗辨絮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王在簡要陳思明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殿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

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祭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埋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

樹石埋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石

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正麗牲未勒

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

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

文心雕龍上 三十二

或謝身伯曰誄
作或

王元仍功謝或

謝身伯曰誄
正

潘子夜曰光海
無光

觀風子也
其九也
一視道其表也
隱焉如可傷也

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
文句無擇言周乎眾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
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
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字光舉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
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字吳又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
溫王郤庾辭多枝雜字光舉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
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
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
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

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
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
面聽辭如泣石墨鑄華頽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孫每統曰賦憲
當作議德
天元作天梅改

子虞元作光病
曾改

我元作我謝改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

字景真

實建安哀辭。惟倬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慙。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衰。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論。事

虞書斯元作定
括改
史趙元脫恐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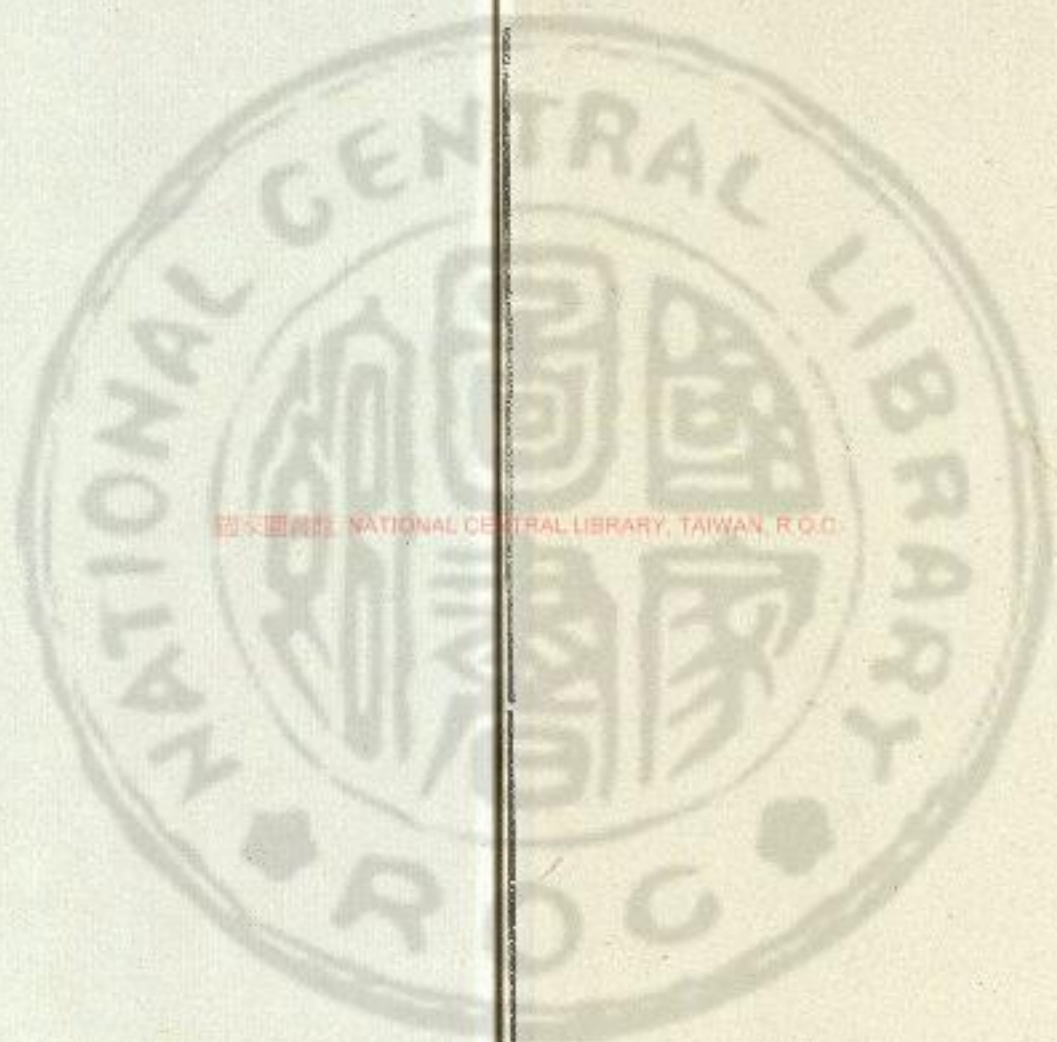
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虜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楊雄弔屈。思積功寡。

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隄。字也成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字也平彌衡之弔平子。縛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夸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文
心
周
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諧讖第十五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啓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劉子文心雕龍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舍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未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楊雄覃思。文闢業深。綜述碎文。瓌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

○四○字○在○左○

新華五洲



字號信

此篇皆見於史
崔寔客難一
楊子雲曰惡域
後漢崔寔有妻
欲為子載於註
我音開元作也
欽改
謝元作將未改

東方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議。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與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

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屬。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揆。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環竒之服饌。極盡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竟識。雖始之以浮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及。子雲所謂先騁鄭衛。

體當作體
謝元始曰骨條
太佳

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於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字叔孫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蚌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普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嗟若參昂慕頰之心於焉祇攪。

諧隱第十五

得者年

咸元竹宣許改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蠅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譎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諷

裴元作茂孫改
詩子度曰指字
疑誤

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
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
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謾蝶弄。故
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
大因俳說以著笑書。字誤文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
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在嚮。潘
岳醜婦之屬。字誤文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
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

裴元作茂孫改
詩子度曰指字
疑誤

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欺譏者隱也。遜辭以隱
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管井而
稱麥麩。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
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
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
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
八篇。字誤文故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
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

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日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拈笑哉。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德。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史傳第十六

善能始曰論史
史者記世而子
表偏

揚子史曰史者
以下八字元脫
按胡孝駱本補
也元作己梅按
胡本改
古元脫狼補

善能始曰此即
春秋之始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
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
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
典謨。商夏被於誥誓。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綏三
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
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
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

揚子產曰存亡
二字併
隱明本件也

志元作至胡沙

元脫謝補

孫名奏

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
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微存亡以標勸戒
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
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
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
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
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簡而
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
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勳比

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
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
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
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
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
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
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
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
攘美之罪微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

薛統字公理
長統字季公理

夫元脫承補

元帝王元作年二
孫改

或元脫謝補

或元作謨未改

或元作文未改

氏綴事。附經開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

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紀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

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
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典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
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
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
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
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
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
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
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

此亦史之難也

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
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
之外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
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況稱錄遠
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
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
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
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說。雖
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動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

詩元脫胡詩

按子厚曰程
二字辨

故元作莊朱改

曾元作心格改

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嗷。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
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
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
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
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
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
奇之要。明白頭說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
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
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遂固通矣。
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借總。騰褒裁
貶。萬古冤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齊陶宏景書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

齊能始曰善和
以子自居序
志而見之

后元脫曹補

此論諸子為先
繼者可見志也
詞造古古

文心雕龍上

禮元作後排改

謝晉蘭元作謝
失

辭謝補

齊能治口諸子
不當辭其徒駁

力政俊又蓬起孟軻腐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動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岷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普恩子政讐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

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躄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虻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躄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蠱五靈棄孝廢仁輟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

文心雜錄上

魏牟比之鴟鳥

東平王不為

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鴟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

韓子更曰氣字下長脫

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字即休王符潛夫。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

雖元作雖字元仲乎似未也未變儀曰雜噴下四述尚秋水

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丈夫處世。懷寶挺秀。辯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圉。

論說第十八

哲元作塔來城
至海改

按書云論道徑
邦已有論字矣

聖哲彛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太次著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

无元作元其改

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名氏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論。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傳殿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王弼字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審。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字康德同論衡而過之。

无元作元其改
俗象元作代象
朱按舊年改
朱按舊年改
本件定代和象
似有因易論一
卷

躬告錄
若吾志

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代。象銳思於機神之區。王弼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論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道究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

孫汝注疏作近
君
君元作左朱改

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
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
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
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為
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
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
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
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大矣。說者

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謚
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
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
國爭雄。辯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
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
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
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削
于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
辨。婁護唇舌。顏頰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

之說元脫請
駢元作請鄉改
還元作過傳改

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涸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討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焯曄以誦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針。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默黼展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

揚子度曰
揚子度曰
揚子度曰

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綉。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

勅元作規。謝改。

嚴太守元作書。情士梅改。漢書改。

雅元作雅。朱改。

觀者記元作記。吳改。

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置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

未入元脫宋按
御覽增
憲元作憲宋改

都元作都宋改
殺天子傳改

同元作同許改

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滂雷之感。告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

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勅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若父至尊。在三國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遺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垂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雅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

文心雕龍上

二十一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暉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

入大各章

王名論

樹元作樹學之
物繁俱移改

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
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
稱爲檄。檄者皦也。宜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
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
兵以定亂。莫敢自尊。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
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闡推轂。奉辭伐罪。非
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
似橈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
顯其貫盈之數。搖紆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

豫州元脫楊補

得元作同語改

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頓墜於一檄者也。觀
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
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字不詳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
雖奸闇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
辭書。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字不詳幸哉免袁黨
之戮也。字不詳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
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
指天時。審人事。算疆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
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誦。詭以馳旨。焯

順元作始書改

同元作用書改

曄以騰說。凡此眾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賜
 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宜
 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
 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
 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
 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
 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
 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
 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
 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誥。擊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
 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齊祭始曰封禪
禪之流也然天
人與焉古今雜
焉故必樹碑于
剏典而不風乎
乎亦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
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潭潭音譚鳴鳴音鳴
芬芬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
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
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
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
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
王跡夷吾譎陳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縷專在帝

若元作語未改

說元脫采補

論元作情孫改

自元竹字補改

亂元脫許補
許德念四抄誤
光武東封秦山
碑有云宗廟的
懷江樓亦不誤
如食于廟八年
楊徐壽三州道
亂元道機行延
及的州其德并
其方里之集位
律倫魏北身條
卷十皇無則無
雜鳴大吹之聲

頗書改

皇也。然則西鷄東鱓，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翮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旨，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

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識敘離亂，討武功，述文德，事釁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楊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遷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鑿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為明，循勢易為力歟。至於耶耶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頗

文心雕龍 上

意者而不臨於
深文今而不墜
於淺不特封禪
於中他文亦當
如此

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
已千言。勞深勅寡。颺餒缺焉。茲文為用。蓋一代之
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
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
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鏗。則為偉矣。雖復道極數
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勅。對越天休。逃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
夏。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將鹿膠和極工
微給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
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
回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
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卽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
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
作書以績。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
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
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

梅子使曰備當
作讀

景讀作影

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

輝元既朱補

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

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

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

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

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

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

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

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

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儁。其三讓公封，

馮元作條按改

晉宋書曰承承

之元作文謝啟

晉元脫諸浦

文心雕龍

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鶴鶴莫顧章

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名祐字季子庾公之讓中書。

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名正字元規劉琨勸進。張駿

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為

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亦且國

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

課實。以章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貴。志在典謨。使

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表

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悵者。辭為心使。浮

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

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

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

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文心雕龍上

奏啓第二十三

言元脫謝補

言元得平孫改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
 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
 敷於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
 綰之奏。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
 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
 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
 之兵事。巨衡之定郊。字子陽王吉之觀禮。字子真溫舒之緩獄。谷
 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



漢羣賢嘉言罔伏字法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

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

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

觀教學王朗節省字法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

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

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

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

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

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

明憲清國

咸元作盛後改

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摯擊砥

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

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

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按辭

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

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

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

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

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

論元初語謝啟

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股，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禁，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策記，如云：啓聞奏事之末，或謹密啓。自晉來盛啓，用

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為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阜曩封板。故曰封事，量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阜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于將。墨合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

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

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名倮安國之辨旬

奴。字君房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

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字伯遠郭躬之議擅誅。

程曉之駁校事。字名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獨出女之

科。字名秦秀定賈充之訟。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

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

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

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

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

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

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

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理。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

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

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

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

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苟空騁其華。固為事實

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

程元作陳穆改
漢元作語梅改

必一作要

衣之勝。晉人貴勝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第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麀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掄揚。

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麀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掄揚。

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
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
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
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
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摘羣無懦。對策王
庭。同時酌和。治體高乘。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識書試

書辭始曰論文
之本于經致中
百卷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
為尚書。尚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楊雄曰。言。心聲也。
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三
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統朝贈士。
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及子產之
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帶書
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

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字少伯
 東方朔之難公孫。揚惲之酬會宗。姓孫子雲之答劉歆。
 志氣槃桓。各合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
 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
 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字安其趙至敘離。迺少年之
 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
 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
 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悻懷。

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
 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
 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敞字季主
 迨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
 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
 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字文舉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
 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
 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
 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原

以下諸條皆令
解者不同矣和
為詩之

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
憚。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
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
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
有方術占試。中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
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謀。萬民達
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
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
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

莊子云天下之
始才術者多矣

者元脫抄補

梅子慶曰者以
正三字附

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圍也。草
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
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
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
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
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
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
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
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

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
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
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
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
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
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緝。其
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
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
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

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
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
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
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
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
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
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
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
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

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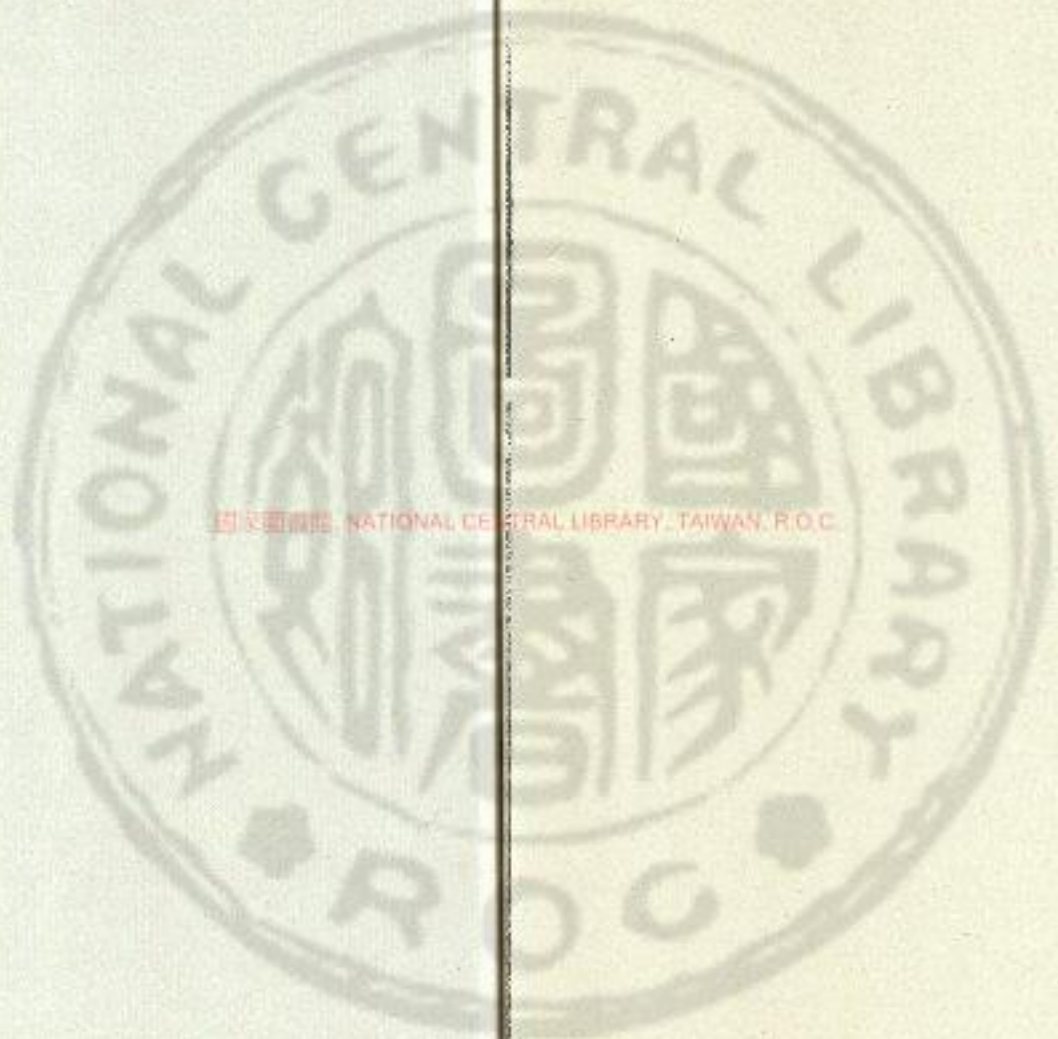
司一作詞

守妙

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國立中央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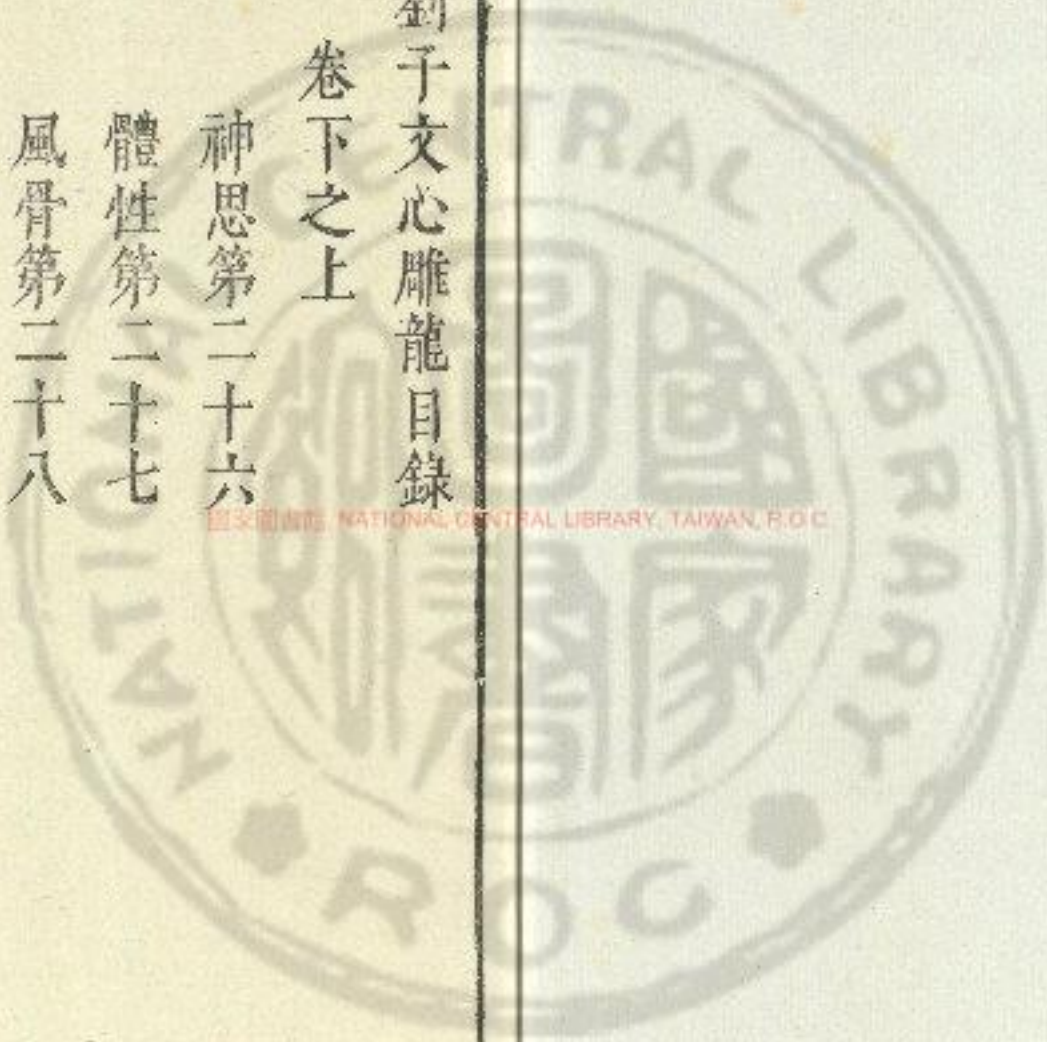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劉子文心雕龍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曹能始云文神
物也故以神思
先之上篇神道
設教與之相應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胷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遜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



藏深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
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
獨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
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
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
少將與風雲而共驅矣方其擗翰氣倍辭前暨乎
篇成半折心如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
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干
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

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
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
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
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
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
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
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
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
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鑿在疑後研慮

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
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
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
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
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
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
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
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
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

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
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誦。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

辨音景

終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與者。馥采典文。經理
 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
 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燁
 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
 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
 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與與顯殊。繁與約舛。
 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
 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

伊青悵

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
 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
 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
 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
 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典高而采烈。安仁輕
 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
 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
 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

曾錄始於此八
 向之時要端正
 也學者不可以
 不知

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五氏論女色曰美而醜美猶骨也醜猶風也文華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醜兩致矣

此風骨之異於文之極妙者。骨雖神而難其。不意然則竟以。感為子風可以。已骨而骨必待。乎風也故此篇。以風發端而端。也。重下氣屬風。

清一作生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招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合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平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

杜音榮

莫先作深氣之
作以俱揚故

文心雕龍

聖者輝
聖者輝

此論發自劉子
前無古人徐夢
海移以評書苑
夫遠移以評西
同此理也

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
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
錫魏，思慕經典，羣才翰筆，乃其骨髓駿也。相如賦
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道也。能鑒斯要，
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
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故其論孔融
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
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
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鸞鳳

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
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鸞集
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窟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
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
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
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
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
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

文心雕龍下

引文明以健尤
切明即頌也健
即骨也詩有格
有調格猶骨也
調猶風也

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
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
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
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邪。
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
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
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
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
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
幹麗上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
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

策元作楚許也
念哉

曹修始云古今
一風也通變之
柄亦主風矣

漢音乎

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縛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蓀。雖喻本色。不能復化。

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楊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蓀。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楊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

同元作同梅經
同文改

說元符毛曹政

梅子庚曰其聲
非可

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
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
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
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
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鬚。
光若長離之振翼。迺脫頰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
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
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糝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

定勢第三十

曹孟海云勢出
夫情致異區
之勢相往來之
端元作文王增
本贊後

騷元作騷三改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糝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

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

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

是元作反句元
作向供王改
五波疑云反作
並與新說說大

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

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逐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征轡學步。力心襄陵。

謝耳伯曰
此亦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緝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

香能始云形聲
之文本于情

爲源字也魚網
緝采

莊子云言隱于
榮華

謝耳伯曰漢書
作模

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
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
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
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大章。貴象窮
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
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摘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
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
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
渝。舜英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彙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翦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網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

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斷。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

梅子原曰後當作議

意顯。字剛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三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頰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

卷之四梅氏

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翦穢。弛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唐韻始去聲律以風勝知風利律調聲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

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

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擗唇激齒之異。

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搦文

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

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聰也。故外聽

中書聲徵音錄

尚此作外王改

音餘於不外聽
家聲也曰聽
三字元韻
鴻升卷口有字
下通本皆通音
韻二字
韻耳伯口疑下
文當作雙聲二
字

字九作下兩五
如四
韻上兼曰氣字

下當後有字
二字

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日口。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轉。輻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

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織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簫合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樂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詭韻寔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

宿長徒齊氣士
樂多聲聲

東元行東漢稿
父改

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免乎柄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闕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官右微，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

標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習臆，調鐘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檣。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青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

滕元作滕游

期元作明極

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騰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

極多度口而字
下疑有脫字

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

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言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割句之舊體。乎哉。已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闕。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時忌失朋。環情草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夫元作皆謝改
徐海說曰草
詩節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
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
未極文。而阜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
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
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
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
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
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楊馬張蔡。崇

此元作治元
作治朱改
先驚似之宋
吳治語出淮南
子

賦字元脫楊林

拾子庚曰擬會
作擬字當作卷
唐云擬學二字
俱非但擬當作
微至同字則人
之學可見矣

言字元在詩字
上梅改心

文心雕龍

盛麗辭。如宋書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而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

鐘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冒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微人之學。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

文心雕龍

在左驂。駑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瞭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

詞音條

明而未融曰於字
當使詞與事
風比近乎此
義猶亡故
下

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閔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

去青標

極子庚曰愛字
賦作育

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
張衡南都云起鄭舞
暨

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暨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

勸不作結語
意言本

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
仁螢賦云。流金在沙。亦喻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
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
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
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
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
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
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
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
容舳。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
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
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

拾子使曰然然
按本賦作佳句

何子伯曰然然

當作然然
語字元脫換補

以周原而成飾。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舜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王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釀屈原。張衡羽獵。因立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怪。亦非

魑。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嗟峨揭業。燿燿焜煌之狀。光采焯焯。而欲燃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焯焯。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替。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肯翦

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繁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吝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

辭唯賈誼鵬賦始用葛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楊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桂薑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迤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

亦人所謂則
不美則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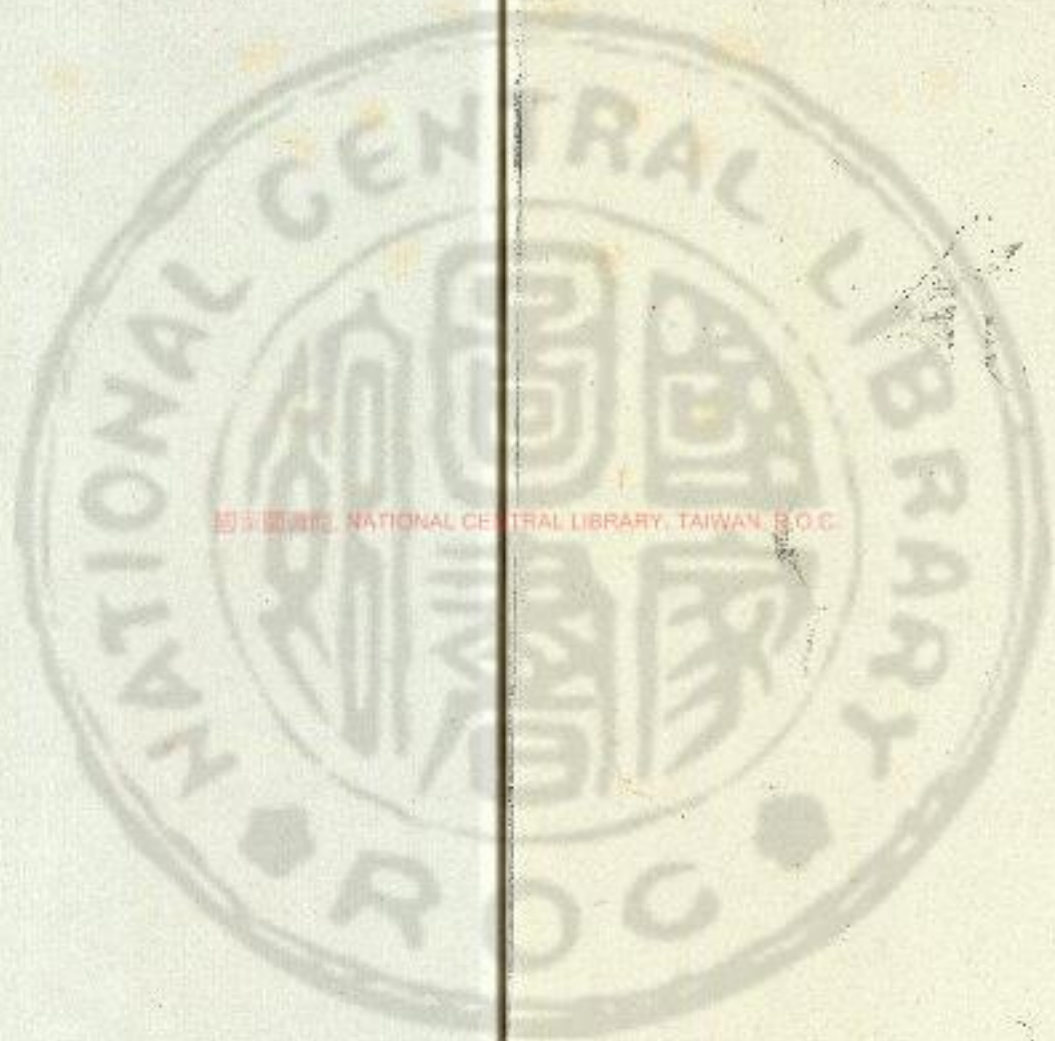
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與區而才思之神阜也楊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孤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據理須覈衆美輻輳表

裏發輝劉劭趙都客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今歌
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
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
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
脛靚粉黛於胃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帝自其口出
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
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固以蔑
詭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
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

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
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
云庇足同一致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
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
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
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
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
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
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俯如江海。鬱若崑崙。文梓共
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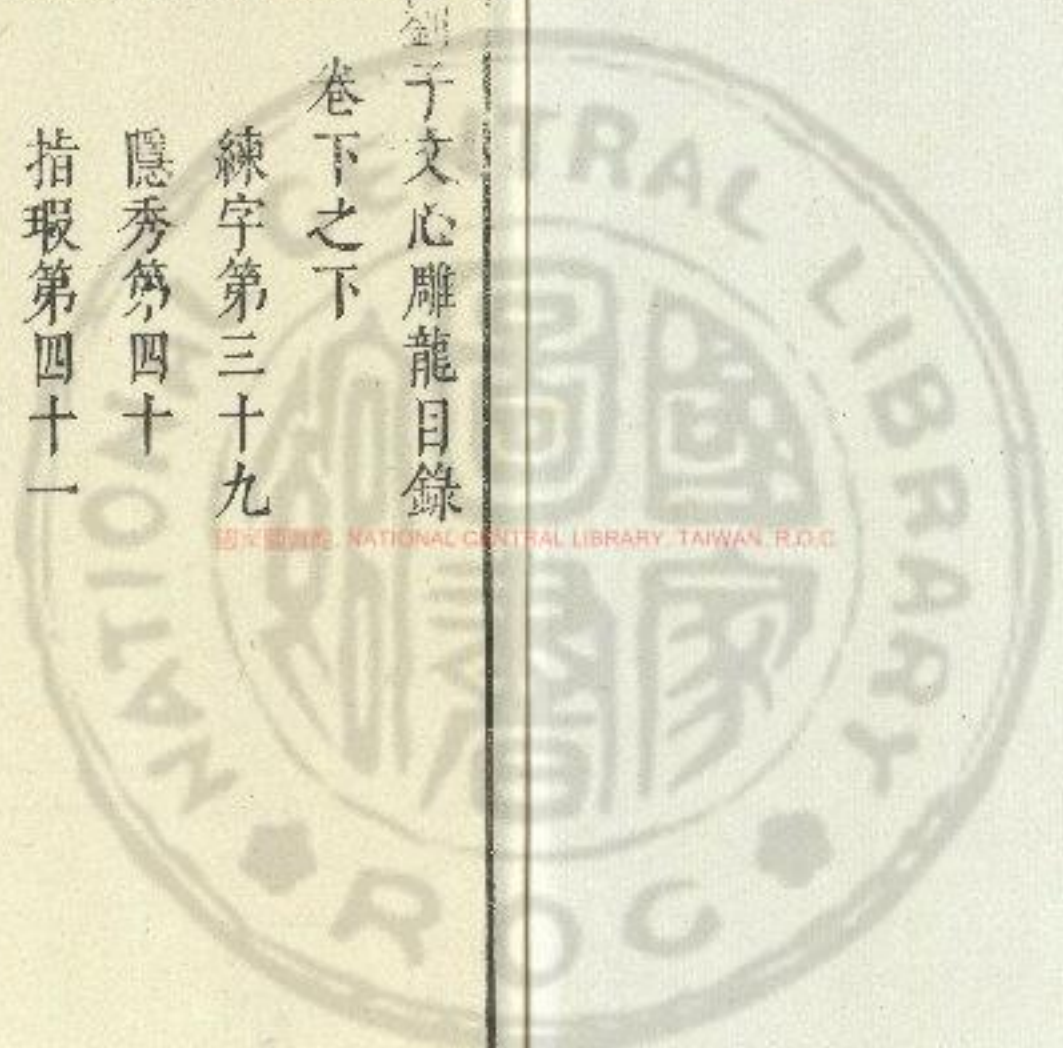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劉子文心雕龍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輔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滅秦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氏缺

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真，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習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楊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

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烏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詰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膀。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官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

本元許亦錄其
公改

以音訛

雖論元作組結
朱改

須練釋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
詭異者字體環怪者也曹摅詩稱豈不願斯遊福
心惡咽喉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
乎聯邊者華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
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
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
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
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
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

魏晉時元作與
朱改

積文則黠黠而篇闡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
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列不無若值而
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
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
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
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
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
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豈
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

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隱秀曰隱秀
一篇脫數百字
不可深考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與而派生。根盛而頽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者。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

五元作書玉法

漢碑傳曰。宋廷
動欲草上。或結
尚也。向下心。似
款行。前之。德之

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涼颺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

為依此書檢秀
之為用

潘昇伯曰景中
常作亦

李孔章曰京魏
志曰上下皆有
脫文但漢篇但
廢後漢世升殿
勇之為用

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
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
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
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
焯焯。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
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
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
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
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
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未替。明帝頌云。
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未替頗疑於昆蟲。施
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
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

潘元作詩錄改

潘元伯曰即當
作語

曹注曰以此
數語不是

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
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
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字子期向秀之賦嵇
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原之
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
深自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
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
旨。斯有實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卽之語。每單
舉一事。指以為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

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
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
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
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
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
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
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
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
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闕

中物同名多以勇力也。士皆之。及有破馬注。

定元脫楊補

首不存卷梅

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并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且以並耦爲用蓋車或佐乘馬僂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淪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可以無愧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斜射東野敗駕雖有僞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今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
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
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
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
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胃臆。非
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
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
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

以餘裕。後進所以莫追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
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
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氣
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
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
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
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
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
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

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
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乘牘以驅齡。灑
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
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
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苑。務在節宜。清和其心。條
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
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道。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
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
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
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
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
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
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
藻玄黃。摘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
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
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
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

二詩辨出各氏
春秋釋以論文
殆可以注樂舞
神矣

詩音
詩音中

詩音
合音

詩音
詩音

文心雕龍

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墜。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誦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濼理。然後文節自會。

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音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

以元脫沈補

醫書錄
攻且吾嘗也

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腰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醫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也。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扁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行全商改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爲不刊。非以言

贊元作實揚改窮元作躬德改

深者引老書九

贊元作學朱改

嶽音庖二可見圖注

梅子原曰法當作鳴

贊元作修集極改

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抄。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與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窅。楸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

剖文與。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

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繮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幅。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齊梁時曰時序
齊梁時曰時序
齊梁時曰時序
齊梁時曰時序
齊梁時曰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熏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恭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衰。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之後。角戰英雄。

六經泥蟠。百家騰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攻。燕趙任
權。五蠹六誡。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
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
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
舉。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晬燁之奇。意
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
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鶴
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

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騫。柏梁展
朝讌之時。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
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置。遺風餘
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
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
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

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

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

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

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

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

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壁堂。講文虎觀。孟

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

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

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

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

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

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

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

騷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

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

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

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

哀元作未張傷
度改

此元作未張傷
度改

手叔元作子叔
楊改

於青土。公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
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如○叔元○子楊○字于叔德祖之侶。
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
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
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
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鄉英雅。顧盼合
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
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若○所○多○景文克構。並跡沈儒

魏九作從楊改

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
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
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
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孫擊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
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
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
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

宋哲元林東哲
楊改

書餘始曰東哲
一作東哲公
與外錄一句覺

文心雕龍

下

十七

潘子虛曰選疑

潘子虛曰選疑
作照

元一作光

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晉二帝及成康促齡穆哀短
 祚。晉帝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
 濃采時灑文圃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二帝其文史則
 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
 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
 極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潘子虛曰選疑
 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
 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
 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

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麇起王袁聯宗以龍章
 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
 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
 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合
 章中宗以上哲典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
 曆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
 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
 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
 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處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

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

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

言能始口是以
四序皆自此風
源也

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開物色
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擘擘而更
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
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皇
壤。實文思之與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
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
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
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
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
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
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
之圓。焜燿似縟錦之肆。辭法遠放。擇楚國之令典。十合隨會
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子注國僑以修辭扞
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鞅善於辭令。皆文名之

辭元作聲書改

京元作聲書改

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頹，陵軼飛兔，議摳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孺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

枚子成曰八
段誤

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楊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綺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

尤九作志王改
龍音聲

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
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也。
崔傳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腿。
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
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三述其才大者延壽繼志。瓌頰獨
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移術歟。張衡通贖。蔡
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
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為筆。禰衡

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聘才。故絕羣
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
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
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
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
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
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
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

揚子皮曰遺註
作送

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徽。檀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名亦合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

錄元作陸王青
運改

方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文。誅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韓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摅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

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
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
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
密以開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
良工也。孫盛于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
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
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
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
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

于寶元作子寶
物賦

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
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
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
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
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
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
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
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
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
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

齊語曰。口說難
丁。保字
季緒對表之子

即應三漢武泰
聖莊西曹推揚

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謫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譬詭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嘉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麇。楚人以雉爲鳳。魏民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

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仞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閔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猷。滄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楊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觀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意愛中辨

洪鐘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適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
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而近代詞人。
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_之類。不護細行。
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
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
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
諂實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
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惘以

覆青壤。

衍 柏子庚曰之字

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恥。潘岳詭
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
楚恨復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
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
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黠。絳灌之讒嫉。沿茲以
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
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
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
名儒。即子夏濟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

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
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
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
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
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
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
楊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
才華清英。動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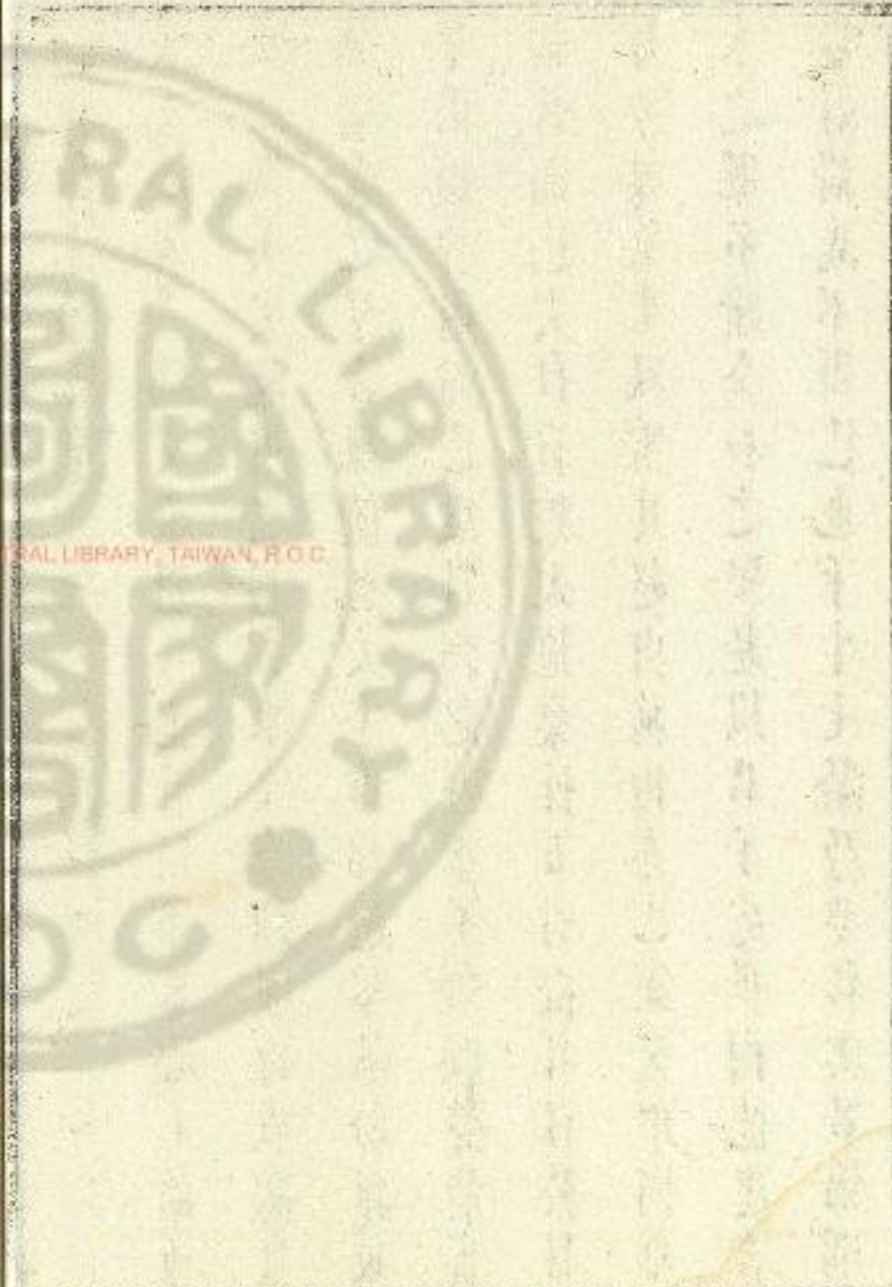
承三行志百九
作賢與仲和改

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穀敦書。故舉爲
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
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
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紉中。散采以彪外。棟榑其
質。豫章其幹。摘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
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負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
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比。雕而不
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文心雕龍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

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

效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

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

制作而已。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

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

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

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

涓子琴心見列仙傳

古元悅松栢唐文選補

行一作古

同梁書作甚

柏子庚曰梁書無生七齡以下

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

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搨管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閭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

昭然元作悔悟
玉性凝然

香林始口蓮心
神是子類然會

其大矣藝之中
云所以為難

其元脫詩補
其真抽口沈一
作流

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剛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折采。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闕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慨悵於知音。取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

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瓌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

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庖犧畫其始

亦作處犧帝德合上下曰太昊取犧

之者履大人跡有虹統之而孕風姓生於成紀都

於陳以木德王易繫辭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直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九疇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

萬物之備九疇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

鳥跡代繩

太皞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九序惟歌

書九功惟

歌左傳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

文心雕龍上



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五例
 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馬在申金始也
 註見徵 **五石六鷁** 春秋殞石於宋五 **詳畧成文** 春
 聖篇中 **六鷁退飛** 過宋都 **雉門兩觀** 春秋定公
 公羊傳曷為先言殞而後言石殞石記開闢其礎
 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
 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 **雉門兩觀** 二年雉門
 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先後顯旨** 公羊傳云其
 及兩觀災 註云雉門公 **先後顯旨** 言雉門及兩
 宮之南門兩觀闕名也 **先後顯旨** 公羊傳云其
 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
 微及大也 何休註云雉門兩觀皆天 **太山徧雨**
 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太山徧雨**
 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徧雨**
 雨乎天下者唯泰山雨河海潤乎千里 **楊子比**
雕玉以作器 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
 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璠與不作器言

不文典謨
不作經

正緯第四

緯 緯者織緯之書也經各有緯如易之通卦驗是
 應謀尚書之中候詩之含神霧禮之含文嘉春
 秋之合該圖元命苞孝經之援神契鈞命決 **鳥鳴**
 諭語識之類 按天文定者為經動者為緯 **鳥鳴**
如語 左傳鳥鳴于亳社如曰詩 **蟲葉成字** 漢昭帝
 諸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蟲葉成字** 時上林
 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
 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
 嗣位狂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昭帝兄 **東序祕寶**
 術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 **東序祕寶**
 書云大玉夷玉天 **沛獻集緯** 沛獻王漢光武子名
 球河圖在東序 **沛獻集緯** 輔善說京氏易及圖
 讖徙 **曹褒撰讖以定禮** 褒魯國薛人後漢章和元
 封沛 **曹褒撰讖以定禮** 年帝令小黄門持班固所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表依禮條正乃次序禮
事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
言內始終制度
以為百五十篇

辨騷第五

淮南作傳

淮南王名安漢高帝孫厲王長之子也
武帝時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秘之使為離騷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
羿澆二姚
羿有窮君之號澆寒
泥子二姚虞君思之

女以妻夏
駟虬乘鸞
有角曰龍無角曰
鸞鳳風別名也
崑崙流沙

禹貢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即飲又云西被於流沙
水經云崑崙崑崙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也其高萬一千里
河水出其東北阪鄴道元注云
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名玄圃一

名閭風上曰壇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
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煎

有大山
崑崙
宓妃
伏羲氏女為
娥女
吳母簡
康回傾地

康回共工名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
冀方自謂水德欲壅防百川墜高理早以害天下

觸不周山地柱折故傾也
夷羿彈日
愚按淮南子
云昔者十日

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獾豨鑿齒九嬰
大風封豨修蛇並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時

華之野殺九嬰于洧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上射十日下殺獾豨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

林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
近始有道里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為宗布

海經曰獾豨龍首居弱水中其狀如龍食人
高
誘鴻烈解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

額下而持戈盾羿射殺之九嬰者水火之怪為害
人者也
博物志云羿與鑿齒戰于時萃之野羿

持弓鑿齒持牙羿殺之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
滕
楊用修鈞玄云大風即大鵬也
風上記云

心雕龍
上

羿屠巴蛇于洞庭積骨為陵木夫九首按招魂云
縣有巴丘山一名曰巴蛇塚拔木
九千土伯三目按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彭咸殷
賢大夫諫其君不賢聽以身投水而死

明詩第六

堯有大唐之歌

呂覽云堯命質為樂命曰大章

音作樂六章按詩所載虞舜大唐歌辭逸舜造
古樂苑亦云堯大唐歌辭不載未詳孰是

南風之詩

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南風
之詩之詩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孔子家

語舜彈五弦之

太康敗德五子咸怨

夏書太康尸

厥德黎民咸戴乃盤游無度敗於有洛之表有窮
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

于洛之汭五人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

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子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酒

嗜音峻字雖稽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明明

我祖萬邦之君有與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陞厥緒覆宗絕祀嗚呼曷歸予懷之

悲萬姓仇予予將時依魯陶乎予心煩厚有怙悞

弗慎厥德六義毛詩子夏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日
雖悔可追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日雅
六曰秦皇滅典亦造仙詩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
頌有陸星下東郡至地為
石豨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間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
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始肇半章詩行
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茲歌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暇豫優歌優施通於驪姬姬欲害申
 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為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
 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
 謂枯
 邪徑童謡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花
 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謡也桂赤色
 漢家象花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
 其顛
 張衡怨篇猶倚秋蘭植彼中阿有履其芳有
 也
 云遠我
 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按符泰賈滔妻蘇
 勞如何
 綵相宣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
 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宋賀道慶作四
 言迴文詩一首計十二句四十八言從尾至
 首讀亦成韻而道原無可攷恐慶字之誤也
 聯句

共韻則栢梁餘製

漢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

樂府第七

鈞天九奏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

葛天八闕

按呂覽葛天氏作樂也三

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一日載民二曰玄鳥三

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曰諱天常六曰達帝功

七日依地德八曰德

咸英咸池黃帝樂

萬物之靈是為廣樂

塗山歌于

候人始為南音

禹行功見塗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上塗山氏之女乃令其

為北聲

有娥氏有二佚女居于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

辛持之覆以玉篴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
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夏后氏孔甲出於東陽

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乃良日
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
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入
幕動折椽斧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

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周

齊之歌實始為東音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

梁敗王及蔡公松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

整甲徙宅西河循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師曠規

風於盛衰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

無敷訓胄子必歌九德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漢書古者自卿

大夫師替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

教國子國子者齊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七

始十二律各有七曰宮商角八風晉書樂志云乾

周次之音革其風廣莫良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

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

景坤之音上其風涼禮記云宋音燕女溺志

允之音金其風閭闔鄭音好澁淫志衛音趣

數煩志齊音制氏紀其鏗鏘漢書禮樂志漢興樂

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除以亂也四時廣於孝文漢書四時舞者

示天下之武帝崇禮始立樂府漢書武帝定郊祀

安和也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

合八音之調作桂華漢高唐山夫人作安世赤鴈

十九章之歌房中歌有桂華一章

漢武帝太始三年行河間薦雅而罕御河間獻王

幸東海獲赤鴈作名德景帝

子武帝時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汲黯致譏於天

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馬史記樂書漢武帝嘗得神馬渥注水中作歌曰

太一貢兮天馬下帝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今

驪萬里今安匹今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

名漢拊作歌曰天馬來今從西極經萬里今歸有

德承靈威兮懷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

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

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庭萬詩公庭萬舞公

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羊傳萬者何千

舞也何休注云于謂槽也能為人打難而不使

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

萬人服天下民樂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

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晉後

略曰

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

治之至後漢末復隙矣魏武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

寸而制之其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

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

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

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

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

夫忘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

賦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

文心雜錄

上

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曷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曷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曷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

孝武之歎來遲

漢書外戚傳曰李夫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帷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令樂府誦音家絃歌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詮賦第八

邵公稱公卿獻詩

呂氏春秋云厲王虐民國人皆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陳詩陳箴師誦庶人傳語

鄭莊之賦大隧 鄭莊公以

弟叔段之故遂與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因穎考叔而告之梅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

士薦之賦狐裘

左傳晉獻公使士薦為二公子築蒲

那之卒章閔馬稱

亂魯語齊國丘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亂樂之卒章也

頌讚第九

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

輪焉美哉矣焉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崩贖臨戰獲佑於筋骨之

請 左傳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送之趙鞅禦之

懼請曰曾孫崩贖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崩贖不敢自佚備持牙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 秘祝移過 漢書郊祀志云秦祝官有秘祝 侯子

毆疫 愚按鄧注云侯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侯子

逐疫之人也 禮義志云大饑選中黃門子

第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侯子皆赤

幘皂製袂大魏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

裳純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

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

中尚書御史謁者虎黃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

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侯子備請逐疫於是

中黃門唱候子和曰早作食殍腸胃食虎雄伯食

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寺食夢強梁祖明共
食禱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
魚凡使十二神追惡凶掠文軀拉女幹節解女肉
相支肺腸女不 **同乎越巫之祝** 史記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
世急慢故衰耗乃 **陳思誥答** 曹能始曰按曹子建
詩答文序曰五行致
令越巫立越祝詞 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
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慮
焉聊假上帝之 **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 愚按後漢
命以誥答祈福 王時有一自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
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人能殺虎者賞邑萬
家金百緡時有巴鄰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
登樓射殺自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

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
論殺人得以俵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
夷犯秦輸清酒 **臧洪** 軟辭氣截雲蜺 後漢書臧洪廣陵射陽人

也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舉孝廉補郎丘長靈
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
引洪與語大異之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
將盟既而更相推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

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
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
剪覆四海其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
心一力以致臣節願首喪元必無二志有 **劉琨** 錶

滄此盟俾隆其命皇太后上實皆鑒之 **誓精貫飛霜**
晉書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温

匹碑推琨為大都督時血載書檄諸方寸俱集襄
國北堂書鈔琨與匹碑盟文曰天不靖晉難集

上邦四方象條是焉扇動乃悉陵於諸夏俾天子
播遷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
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
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烟火之慮列城有兵曠之
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現蒙國寵
靈叨竊台岳臣匹碑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
類滑夏王族殞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
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敘同好者莫不臨之神明
結之盟誓故齊桓會于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
於踐土而諸侯茲順如臣等分在遐鄙而與主相
去邇遠是以敢干先典刑牲獻血自今日既盟之
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碑必救
加難於碑琨亦如之繼終齊契披布曾懷書功金
石藏於王府有滄此盟亡其宗族俾降軍旅無其
遺育

銘箴第十一

文心雕龍上

大禹勒筍虞而招諫

淮南子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

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愛者擊磬有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鞀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建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

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

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

之乎無勤弗及而口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周公慎言於金

不可不志服鑿不遠視爾所代

人 家語孔子見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熠熠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割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是何傷禍之門也

其敵盜僧至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象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湖雖左長於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戒之哉仲尼革容於欹器

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我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

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

喟然歎曰嗚呼夫物飛廉有石槨之錫

秦紀飛廉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方還無所報為壇霍泰山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泰山

靈公有蒿里之謚

靈公所以為靈者何耶

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仍得石棺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之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
 久矣 搜神記曰人死精神歸於蒿里 **趙靈勒跡**
 於番吾 韓子趙王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跡
 嘗遊 人跡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王父
 於此 **秦昭刻博於華山**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鈎
 為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 **始皇勒岳** 刻石文
 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始皇勒岳** 刻石文
魏絳諷君於后羿 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不如伐之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
 原獸有窮於是遂亡失人故也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
 利焉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
 時

誄碑第十二

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

桓兮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

馬驚敗績公隊佐卓授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
 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
 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 **逮尼父卒哀公**
 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作誄

左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

無自律 **柳妻之誄惠子**

說苑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

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

庶幾遐年今遂逝今嗚呼哀哉殷臣誅湯追褒玄

神魂泄今夫子之讖宜為惠兮

鳥之祚商頌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

厥后奄周史歌文上闕后稷之烈周頌思文之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烝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穆天子傳

民莫匪爾極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

山陵自由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尚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

願見汝比及三年得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

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哀弔第十三

黃鳥賦哀史記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

行銀虎亦在從死之中秦霍子侯暴亡按漢書霍

人哀之為作黃鳥之詩霍子侯暴亡去病子名

從帝封禪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封泰山下東方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還

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晉築

蓬萊焉奉卓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

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左傳晉築虎

寺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

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我賀將天下實賀

也子太叔印游吉鄭大夫也國策燕文公卒齊

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塔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使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客譏

愚按後漢崔寔客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容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

或階騰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衛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常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利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邇之獨肥也且麟隱于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骨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厲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黍乃啓其毛若夫守

恬履靜澹爾無求流緝澹壑機息高丘鮮無炎
 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庶遵厥猷
珠 藝文傳玄敏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與于漢章帝
 之世班固賈逵傳教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
 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
 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
 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愚按西漢揚雄已有連珠班固擬連珠非始於
 固也嗣後潘岳擬連珠魏王粲有倣連珠晉陸機
 有演連珠宋顏延之有範連珠齊王儉有暢連珠
 梁劉孝儀採物
 作體連珠

諧隱第十五

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謠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
 巡功城者詎曰睥其

日儲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驂乘
 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

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

日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歌** 在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郟侵郟敗于狐駘國人
 誦之曰赫之狐婁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

是使侏儒侏儒 **蠶蠲鄙諺**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
 使我敗于郟

成宰遂為哀成人歌曰蠶則績而蠲有匡范則冠
 而蠲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哀范蜂也綏謂蠲

象長在腹下此噉兒死 **狸首淫哇** 禮記原壤母死
 者其哀之不為兒也

原壤登木日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
 漣然執女手之卷然狸首之班言本文之華也卷

與奉同如執女手之 **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 齊
 威

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
 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髮曰
 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髮恐懼俯伏
 而飲不遇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髮奉鞞鞠臚
 侍酒於前時賜餘酒奉臚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
 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幸然相覩歡然道
 談私情相與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
 罰且貽不禁前有陸耳後有遺簪髮痛樂此飲可
 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屢
 易交錯杯盤狼籍坐上燭滅主人鬢髮而送客羅
 襪解微聞鄰淫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其專盡然言不可極極
 之而衰以諷諫焉齊宗
優旃之諷漆城
 史記秦二世
 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諫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生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上即欲
 就之易為漆耳禍難為蔭室
優孟之諫葬馬
 楚莊
 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時有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
 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
 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
 不得而以大大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
 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桓楨豫章
 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
 尊衛翼衛於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
 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還社求拯于楚師喻
晉井而稱麥麩
 左傳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
 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
 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
 井則茅經存
叔儀乞糴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
 左傳吳申叔乞糴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榮今余
 無所繫之音酒一乘今余與禍之父睨之對曰梁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伍舉刺

無太子也牆崩不視滅文謬書於羊裘于齊齊人

繫之獄遺魯君書曰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

裘琴之合甚思之滅我羊羊有母食我以桐魚冠

纓不足帶有餘公得書與諸大夫議之莫能知之

者有言滅孫母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

是乃召而語之曰吾使滅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

何也滅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

以知之對曰飲小器投諸台言取郭萌內之於城

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

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滅我羊羊有母是

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桐魚桐者其文錯錯者所

以治鋤鋤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本治繫於獄矣冠

纓不足帶有餘頭亂而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

吾子拘而荀卿蠶賦有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

有木治矣荀卿蠶賦女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

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為而後存名號

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者

文心雕龍上

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
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
與屬化而不奇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
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遊食葉而吐絲前亂而後
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蟪以爲母蛾以
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史傳第十六

納三正以班曆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
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

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
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紬者繫王於正二
三月之上也書王正月者周王之正月也二月三
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
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
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併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
可得而**貫四時以聯事**春秋無事四時必書首月
觀之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

月冬十**臨衢而泣麟**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亦莫

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身而
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

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唐虞世今麟鳳游**八書**史記
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愛

遷作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十表**史記三代世表
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
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問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十志**漢書班固作
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志刑志志食貨志郊祀志天文志**牝雞無晨武王**
五行志地理志溝洫志藝文志

首誓誓王左杖黃越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
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士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
文心雜龍上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牙子其誓王曰允雖無辰化
 難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
 肆祀弗答昏棄厥惟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佯暴虐於百姓
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史記宣
平侯張
 以姦宄于商邑
 款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爲有身取美入子名
 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
 呂太后幽殺之復立孝惠後
孺子誠微實繼平帝
 官子恒山王義更名曰弘
之體漢書孺子嬰宣帝玄孫平
帝崩無嗣王莽迎而立之

諸子第十七

諸子

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老子道德二篇
孟子七篇莊子五十二篇墨子七十一篇尹

文子一篇野老十七篇騷子四十九篇申子六篇
商子二十九篇鬼谷子十三篇尸子二十篇青史

子五十七篇呂氏春秋二十六篇荀卿子三十三
篇惠子一篇列子八篇韓非子五十五篇公孫龍

子一十四篇魏公子一篇管子四篇管子八十六篇晏子
八篇鄒奭子一十二篇隨巢子六篇尉繚子二十

九篇鶡冠子一篇文子九篇慎子四十一
二篇淮南子內二十一一篇外三十三篇

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六藝略
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六藝
商子新
令篇六

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
必貧至制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

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益勝其政也
五蠹

韓非曰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

心其言古者爲諛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
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

犯五官之禁其患衛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若窳之器

粟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
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靈也

論說第十八

敬通之說鮑鄧
按後漢書蘇竟與鄧禹書曰今日則表不御比更爲適者也今表與袁執急見兩則表不用上堂敬通逢堂袁之不御者也

詔策第十九

策封三王文同訓典

漢書武帝子齊懷王闕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

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國閱受茲青社朕奉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維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降丕終厥有愆不戒迺囚於乃國

而嘗於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策燕王旦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蓄氏虐老默心以

姦巧邊畔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于夫長三

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城北朔以妥悉爾心

毋作怨母作悲德母廢乃備非教士不得從征王

其戒之策廣陵王胥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

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

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

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厥厥兢兢迺惠迺順毋忽

好逸母適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制誥嚴助

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制誥嚴助

嚴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武帝賜書曰制誥

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虛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

爲郡吏會稽東按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

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宜璽書賜太守陳遂

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

宜璽書賜太守陳遂

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

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誥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

進矣後漢書光武以關中未定鄧禹久也長安吏人違違無所依歸宜以時進兵勅責侯

鎮懋西京繫百姓之心鄧禹時為司徒勅責侯韓詩

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

錫鈇鉞九錫拜尊謂之九錫漢獻帝時曹衛覬禪

誥魏志衛覬漢時為侍詔勸贊禪周穆命郊父穆

命正公郊父受物憲乃高祖之勅太子漢高祖勅

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

然亦足自辭解今履汝善術不如吾可勸學習每

上疏宜自書東方朔之戒子書曰明者處世莫尚

勿使人也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

有羣者累生狽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

多重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

之宜無班姬女戒與姬名昭述曹世叔號

有常家班姬女戒曰大家作文戒七章

檄移第二十
有虞始戒於國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
有衆咸聽朕命祖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
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其馬之

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殷誓軍門之外夏桀為虐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王曰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稽事而割正夏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與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恤曰時日曷喪予及爾

備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毋不信朕不食言周將交刃而誓之時甲子昧爽云云見前註王曰今予發惟

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

商郊弗遘克奔以役西土最哉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左傳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公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

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庶撫我乎

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工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

之張儀檄楚史記儀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楚昔聚張儀檄楚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管我若善守

女國我願隗囂之檄亡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且盜而城隗囂之檄亡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

道逆理矯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詐
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戲
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
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
地為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芥明知之而冥昧觸
冒不顧太計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
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芥下三萬六千之歷
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
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為王田賣買
不得規銅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
冢河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
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
夜寃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灌以醇醴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弊歲
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
六管增重賦歛刻薄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
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
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

諸夏狂心益悖北攻疆胡南擾勁越西侵羗戎東
構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
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
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其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
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繫虜此其逆人
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
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
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
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
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
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
號然後還師振旅察方凱鼓申命
陳琳之檄豫州
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賢善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傲不露乃欲摧撻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泉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工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若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者 獻帝春秋曰操平鄴誦琳曰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俱罪孤而已何乃以及父祖乎琳 鍾會檄蜀 魏鍾會檄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主上聖德欽明經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皇室布政垂惠而萬邦懽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受六師龔行天罰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鑿成敗遷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桓

公檄胡

齊桓公 齊民塗炭前困讎尊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世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善成楚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蠶生守節耻存奔朝歷紀遺借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封禪第二十一

封禪

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効也 齊桓之霸爰

窺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

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

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
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
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桀封泰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云云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而伐大夏涉流沙
乘馬懸車上界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
是管仲賄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
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
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而欲封禪非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

章表第二十二

八元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于堯堯
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

太甲既立伊尹書誡

書太甲維嗣

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
萬方惟尹躬左右厥辟宅師肆劄王丕承基緒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思庸歸亳又作書

以績

尚書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
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

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
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左雄奏議臺

閣為式

後漢書左雄掌納言多所匡廡
每有章奏表議臺閣以為故事
胡廣章奏

天下第一

胡廣始察孝廉至京師試以文公受冊

三辭從命

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

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奏啓第二十三

王綰之奏勲德

史記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曰古封域或朝或不朝侵暴亂殘代不止猶刻金石以

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

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拜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以金石以爲表經李斯之

奏驪山

斯治驪山陵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

不熱印之空傳咸勁直而按辭堅深

晉書咸剛簡有大節風格

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鑿

度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裴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左丞冀州刺史繼

母杜氏不肯聽咸之言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杜帝置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

上言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

爲穀帛雖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爲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

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

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吏乘輕驅肥馬古者人獨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

者上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

無敢好承美食者魏武帝歎曰狐之法不如毛狗
書令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及
惠帝即位楊駿輔政駿甚憚之駿弟濟素與咸善
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
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
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承總司
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
之任益不易也慮慮破頭故具有自咸答曰衛公
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耳欲以苟且為明哲
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徵
以充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尚見
疾乎居無何駿誅咸為御史中丞汝南王亮輔政
專權咸復上書切諫奏免諸官京師肅然貴戚懼
伏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
舉不能整頓風俗以疑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
浮競請免戎官咸累自上書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傅長虞

為司隸勁直忠果勃按驚人雖非 孝成稱班伯之

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 謙言 漢書班伯况之子也成帝時以侍中光祿大

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
徵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
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帷坐張
畫屏風畫紉醉暈姬妃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
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為無道至于是乎
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
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
罪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源皆在于酒上
乃嗜然數日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
不釋稍自引起
更衣因罷坐

議對第二十四

賈誼之逼代諸生

史記文帝初立以河南守吳公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

之書因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

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安國之辨匈奴漢書武帝時韓

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

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即肯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

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

不足為彊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

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賈捐之陳於朱崖漢書捐

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賈捐之陳於朱崖漢書捐

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乃待詔金馬

門初武帝南征越元封元年立僭耳朱崖郡皆在

南方海中州居廣袤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

餘其民暴惡自以盟絕數犯吏禁至邪帝時凡六

反因罷僭耳郡并屬珠崖宣帝時復反元帝初元

元年又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發大

軍捐之建議張敏之斷輕侮後漢書建初五年張

以為不當擊張敏之斷輕侮後漢書建初五年張

郭躬之議擅誅

後漢書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

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

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

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

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

鉞於法不合程曉之駁校事魏志曉嘉平中為黃

罪帝從躬議曉上疏其略曰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

職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

無校事之官千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

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

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此霸世之權宜非帝

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

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

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

訊其選官屬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

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乘羣姦以為腹心大臣雖

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

至使尹模肆其奸惡罪惡之著行路皆知既非周

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縱令校事有益

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

復不罷此哀罔不補道而司馬芝之議貨錢魏志

芝河

肉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到州於魯陽山遇賊同
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刀臨芝
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
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
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為管長後遷大理正有盜
官練置都屬者吏疑文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
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
掠必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
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黃初中入為
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為教與羣下曰蓋若
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
君必不問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問吏
之禍也君劣于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
可不各免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厲後為大司農
上務農重穀曉專以農桑為務明帝從之芝性亮
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
退無異言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率於

官家無餘財貨何曾蠲出女之科晉書司馬師輔政是時魏法犯

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之妻

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頴與師綱道表魏帝以丐其

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穎川太守劉子元

妻亦坐死以懷衽繫獄荀氏辭詰司隸校尉何曾

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

上議曰夫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

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

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家之恩而父母有罪追

刑已出之女夫當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

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

為他族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

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

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

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讎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毀

舊科以為永制於秦秀定賈充之謚晉書秀新興

是詔改定律令

數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賈充卒下禮

官議謚秀謚曰充無子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

後侍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子養外孫莒公子為

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

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語書自非功如太宰始

封後必已所自由然則以外孫為後絕父祖之血

食閭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竟謚荒公

子楚王謂田錫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

言多而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女於晉公子令秦

文心雕龍

上

十七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辨**鼂氏之對**漢書孝文時太常

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

仲舒之對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公孫之對**漢書弘少

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公孫之對**時為獄吏

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

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

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

人同推弘弘至太常上冊諸儒弘對策太常奏弘

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第一名入見**杜欽之對**漢書

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杜欽之對**成帝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後漢魯丕**

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上對云云**後漢魯丕**

後漢書魯公弟丕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以魯詩

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

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漢飲博士而雉集平堂**

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郎**漢飲博士而雉集平堂**

漢書孝文時太常

遣錯受尚書伏生

奴疆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後詔有

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策者百餘人唯錯

為高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

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

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

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

人同推弘弘至太常上冊諸儒弘對策太常奏弘

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第一名入見

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上對云云

後漢書魯公弟丕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以魯詩

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

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

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郎

漢書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

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

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官承明殿

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

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

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

會飛集於庭歷陛登堂萬眾睚睚怪連日徑歷

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

其宿舊告曉人其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道是

晉策秀才而麋興於前

晉書五行志咸和六年正

月會州郡秀才於樂賢堂

月會州郡秀才於樂賢堂

月會州郡秀才於樂賢堂

月會州郡秀才於樂賢堂

月會州郡秀才於樂賢堂

有磨見於前獲之祥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
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
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
磨興於前或斯故乎

書記第二十五

繞朝贈士會以策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明年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
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缺曰賈季亂且罪
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乘而不犯其志足使也
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偁以魏敖者以誘士會執其
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康公許之壽餘履
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
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士會辭曰吾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魏滌魏

子家與趙宣以書

春秋文十

二年諸侯會于扈左傳晉靈公不見鄭伯以為
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使執訊而以之書以告趙
盾曰寡君即位三年召黎侯而與之難寡君九月蔡
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疾宣多之難寡君是以
不得與蔡侯借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
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
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蘇
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
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客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
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遇
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
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謂極亦知亡矣將悉敝

賦以待于儉唯執事命之我先君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為齊侯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巫臣之遺子反左傳楚共王即位公子嬰

齊公子側殺巫臣之族子闞千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歸之書曰爾以讒惡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乎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產之諫范宣左傳

甸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管公如晉公孫夏相子在寓書於公孫夏以告甸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當侯之歸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焉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象有商以焚其身賄也范甸從乃

輕陳遵占辭百封各意漢書陳遵起為河南太守書史十八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凡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河南人大

驚禰衡代書親踈得宜後漢書書操送禰衡於劉表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廣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後衡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

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子曰處士此正得祖意知祖腹中之所欲言張敞奏書於膠后漢書張敞為膠東王相王

也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樂湯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韉下堂

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縱恣之義也今太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乎往古全行乎來今令

文心雕龍上
二十

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得有所稱
補臣敬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劉虞謝恩喻切

以至魏志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丞

同徒署丞相舍曹屬廡上書謝曰臣罪應傾宗禍

應獲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

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

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鄭氏譜詩毛詩傳鄭玄箋九章積微黃帝時隸書

之術有九一曰方田二曰粟米三曰差分四曰少

黃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方程八曰贏不足九

曰旁王褒緝奴獨慈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提大杖上冢巖曰大夫買便了持但約守冢不約

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和惠曰

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仰次賣券云奴復曰欲使

者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

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賣萬

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奴不得有姦私事

當隳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

索侷侷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

如王大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
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又責髻奴辭曰我
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謂離若綠坡之竹鬱
鬱如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身飄颻爾乃附以豐
願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縹緲潤
之以芳脂萃萃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粵黜若玄
圭之垂於是播鬚奮髻則論說虞唐鼓髻動龍則
研巖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巖
孫以之堂堂豈若子聲亂且楮枯槁禿瘁劬勞
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儻曠穰搗與塵為侶無
素顏可依無豐願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
因虜薄命為髻正著子願為身不能死其四體為
智不能御其形骸微髻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

羊之毛尾狐狸之毫菴
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孫亶回聖相也
徐渠問曰
鳩曰公孫

亶回至相也而關于州部何哉田鳩曰魏相馮離
而亡其國驅于聲詞脫乎辨說不關乎州部故有

失政亡國之患
溫舒截蒲
路溫舒年東皇人也父為里
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

蒲截以為應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
子產有

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
左傳襄三十一年公薨之
月鄭子產相簡公以如晉

晉平公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

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
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厚其墻垣以無憂客

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
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昔毀之其何以

其今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君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

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官室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
中車脂轄諱人收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

物公不甯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實至如歸無寧畜患不長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
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

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無壞是無所藏警以
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

敬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揮
勤勞士文伯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意諸侯是吾罪也使甸謝不敏焉晉侯見
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

向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揚雄輟翰而驚夢

桓子新論曰漢成帝上甘泉詔
使作賦雄為之辭暴倦臥夢其

五賦出地及覺大小氣疾一歲又西京雜
記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

枚臯應

詔而成賦

漢書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
得之大喜拜為郎臯從行上有所感輒

使賦之為文
疾受詔輒成

阮瑀據案而制書

典略魏武嘗使阮
瑀作書與韓遂於

馬上其草書成呈之操覽畢
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輪扁不能語斤

莊子
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人
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向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揚雄輟翰而驚夢

桓子新論曰漢成帝上甘泉詔
使作賦雄為之辭暴倦臥夢其

五賦出地及覺大小氣疾一歲又西京雜
記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

枚臯應

詔而成賦

漢書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
得之大喜拜為郎臯從行上有所感輒

使賦之為文
疾受詔輒成

阮瑀據案而制書

典略魏武嘗使阮
瑀作書與韓遂於

馬上其草書成呈之操覽畢
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輪扁不能語斤

莊子
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人
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斷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風骨第二十八

潘勗錫魏思慕經典

魏志漢獻帝策命曹操為魏公加九錫文曰朕以不德少

遭愆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覲讎分裂諸夏率土之
民朕無復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宿典
假寐震悼於厥心曰維祖惟父朕先正其孰能
恤朕躬乃誘天衷靈奇承托保又我皇家弘濟於
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
董奉初興區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
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

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剪之以寧東夏此又君
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
遂遷許都造表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
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
憚憚君靈用丕顯謀斷陽之役橋裝授晉稜威南
運衝以閔潰此又君之功也趙雲東征呂布就戮
乘輅將返張楊阻難睚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
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惡恃其衆翻兵
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
甚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
大藏懼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
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游盜奔逆
黑山顯使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
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
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
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
相濟前據河潼未逞所欲殄之渭南獻誠萬計遂
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

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宜美風俗旁施勳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愆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茂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非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辟太師以表東海爰及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幣虎賁鉞鉅鬲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王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千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念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若彼濟服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南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

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器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皆作粟帛澤被大業唯與是用錫君袞冕之服亦爲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蓋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華面華髮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擯退是謂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鬯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

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操上書謝
 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
 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常死難
 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日
 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
 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
 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
 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
 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
 遠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聖
 意開國備錫以賜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
 無功所宜庸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認切至誠
 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
 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
 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
 父子相誓終身灰靡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
 懼受

相如賦仙氣號凌雲

史記司馬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

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
 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
 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
 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於
 中州宅爾萬里兮曾不足以及少曾悲世俗之迫隘
 兮竭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兮載雲氣而上
 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
 參兮推彗星而為檝掉楫楫以懷蹇兮又騰虬以
 招拊攬欒揄以為旌兮靡赤虹而為綈紅香渺以
 眩潏兮炎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與之螭略透麗
 兮驂赤螭青蚪之蚪蛟蛭低仰天踏捭以驕驚
 兮誦折隆窮蠖以連卷沛艾赴蟻乞以佞儗兮放
 散畔岸讓以鼻頰踉蹌躑躅容以敬麗兮綢繆偃
 蹇怵美以梁倚糾蓼叫春踏以艤路兮茂象踳蹕
 騰而狂進菴蕪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兮相求互新
 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微靈囿而選
 之兮部乘眾神於曙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

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今前陸離而後瀟灑
 征北僑而役美門今韶峻伯使尚方視融警而躡
 御兮清芬氣而後行屯余車而萬乘今粹雲蓋而
 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今吾欲往乎南嬉歷磨堯
 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選
 膠葛以方馳騁優衡從其相紛奪今滂溼泱泱軌
 以林離攢羅列乘叢以龍茸今衍曼流爛疼以陸
 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今洞出鬼谷之崩隰鬼
 礫編覽八紘而觀四荒今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梳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
 極汎濫水嬉兮使靈淵鼓瑟而舞馮夷時若駸駿
 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
 輒泐沈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
 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閭風而適集兮充鳥騰而一
 止低回陰山翔以經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雖
 然白首燕然而允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
 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焉
 來兮經道不同會食南都呼吸沆瀣兮食朝霞咀

通變第二十九

噍之英兮嘆瓊華燈候尋而高綴今紛鴻通而上
 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修
 降兮驚道霧而遠逝追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
 北垠遺屯騎於玄關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
 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悅
 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
 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
 地之間意西京雜記相如將獻賦未知所
 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
 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疋

黃歌斷竹

黃歌黃帝時歌也其彈歌曰斷竹續竹
 飛土逐宍吳越春秋曰越王欲謀復

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
 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
 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
 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云
 虞歌卿雲

三章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於是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再歌於是八風循道卿雲叢葉嵒龍憤信於其藏蛟龍踞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遷寔而事夏也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且今八伯歌明明上天爛然星是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咸聽鬻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塞塞去之

定勢第三十

楚人鬻矛譽盾

韓非子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故知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矣

情采第三十一

鳥跡魚網

鳥跡注詳練字篇愚按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字敬仲典作尚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董巴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毅紙故網名網紙也劉熙釋名曰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系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典中常侍蔡倫挫故布持故魚網作帝又其字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詰其中部云紙今帝則其字从巾之謂也

聲律第三十三

南郭之吹竽

韓非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

百之中食祿宜王死潘王
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
以宋齊行以肆夏宋齊肆夏皆樂名

章句第三十四

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
小雅云祈父予王之爪牙周頌云肇禋迄用有成維

周之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
虞書帝廣作歌曰勅天之

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乃磨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麗辭第三十五

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
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
易九五曰飛龍在天何謂

乾元亨利貞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
龍在天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成
繫辭乾道成

各從其類也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成
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

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

矣
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

比與第三十六

比與第三十六
七

金錫以喻明德

淇澳詩有斐君

珪璋以譬秀民

阿

詩如珪如璋

螟蛉以類教誨

小宛詩螟蛉有子螺

令聞令望

蝸蟻以寫號呼

蕩之詩如蝸如

憂席卷以方志固

邸風相舟詩心之憂矣如匪

麻衣如雪

詩野

兩駮如舞

詩大叔

夸飾第三十七

言峻則嵩高極天

大雅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論狹則河不容舠

衛風誰謂河

子孫千億

詩假樂篇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民靡子遺

廣會不容舠

襄陵舉滔天之目

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倒戈立漂杵之論

書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鸚音之醜

豈以泮林而變好

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隲懷我好音

茶味之

苦寧以周原而成飴

大雅周原應藹董荼如飴

事類第三十八

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

書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

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那有

鼓青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

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
 王室尚爾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
 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其爾眾 **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 由乃在位以常
 士懋戒哉 **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 由乃在位以常
 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佞箴王命眾悉
 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修不匡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
 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若罔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
 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
 勞不厭田畝越其固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愴民猶胥願

于歲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
 吉厥而晉動以浮言恐沉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禦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
 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
 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由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通用罪伐
 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賊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公**
子之客叱勁楚令軟盟 史記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

鼓缶

史記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渑池趙王遂行藺相如從遂與秦王

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

蔡能衛足事譏鮑莊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

鞞而入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請我夫人怒及國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將還高鮑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人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

藟庇根辭自樂豫

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棄其圖之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鬼哭粟飛

淮南子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 源云太昊時始有文字黃帝變為古文

又云倉頡氏作籀書炎帝作穗書倉頡變古寫鳥跡作鳥跡篆少昊作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保

章氏掌教六書

漢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章氏掌教六書

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轉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盡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哀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



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
 者專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
 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
 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
 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周里書阿合倉頡爰歷
 博學三篇斷六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
 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
 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記字於庭中揚
 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
 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倉頡
 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
 敞從受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別焉
 史籀十五篇八體六技倉頡一篇凡將一篇急就
 一篇元尚一篇訓纂一篇別字十三篇倉頡傳一

篇揚雄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訓纂一篇杜林
 倉頡故一篇衛恒書勢曰秦事繁多即令隸人
 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又云隸書始皇時程邈
 所作行於公府漢因之許氏說文曰漢興又有草
 書後漢崔瑗草書體曰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
 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與籀彌繁人之多僻
 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勳其聖翰惟作佐隸舊字是
 則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論旨用於卒迫兼功
 并用愛日省力絕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欲歆
 竦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
 索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交
 遠而擘擘若據槁而臨危傍點刑附似螳螂而拘
 枝絕筆放體餘經糾結若山蜂施毒鑽隙綠蠹騰
 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濯焉若沮岸崩
 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事從宜
 略舉大較彷彿若斯蔡邕篆書體曰自鳥遺跡
 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

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
顛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芬縕揚波振激龍
躍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木旋
未若絕若連似露絲絲垂熒下端從者如懸衡者
如編杪者邪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蛟蛟翾翾遠
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繹延追而察之揣微不
可得見指橋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
不能觀其隙間般倻掛讓而辭巧簡頡拱手而辭
翰處篇籍之毛目繁架斌斌其可觀摘率豔于純
素為學藝之範則加文德之弘懿蓋作者之莫刊
思字指之類仰舉大體而論旃 晉成公綏諱書
體曰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
之後則存載道義網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
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葉近僞適之中
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
弛張操筆假墨抵揮毫芒彪煥礫落形體抑揚芬
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
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攬橫引從左牽右繞

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引
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純染玄翰
彤管電流雨下電散點點星垂擗控安案續紛絡
釋華藻粲爛縕網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
可觀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
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漆布星列翹首舉尾區刺
邪擗續結體利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蛇蟬軒
翥鸞鳳翺翔矯翼欲去武若鷲鳥將擊并體抑怒
良馬騰蹶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遊
烟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
表式有模有楷形 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 漢書石
功難詳聊舉大體 爾雅者孔徒 建為郎
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爾雅者孔徒
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謹死矣 爾雅者孔徒
之所纂 揚雄答郭威書曰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
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
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

之類後人所增耳

指瑕第四十一

與其失也寧僭無濫

左傳蔡聲子曰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實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東野敗駕

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遇也使之鈎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養氣第四十二

仲任置硯以綜述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于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

作著論養八十五篇叔通懷筆以專業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憾朝廷

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書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通之

附會第四十三

張湯疑奏而再却

漢書張湯為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史莫知所為倪寬

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識掾**虞松草奏而屢譴**世語

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馬師命申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思不能改心存之形于顏色鍾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師師曰不當爾耶

時序第四十五

野老吐何力之談

帝王世紀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

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歌億兆願戴已與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兒謔云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稷下扇其清風

史記齊王闔

高門大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

自驕行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

子田駢騶奭之徒各

著書言治亂之事

來遊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人或

謹苟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因家

蘭陵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

壞序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鴻鵠之歌

史記漢高

帝欲易太子呂后劫留侯為蓋計留侯曰此難以

口舌爭也令太子早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南山

四皓來以為客及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

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為壽

已畢趨去上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

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翩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

奈何雖有增

金堤製恤民之詠

漢書孝文時河決
是東郡太興卒寒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
河決于瓠子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
不登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
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
壁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決河是時
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楨上
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
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已時今吾山平吾山平今華野溢魚弗爵兮拍冬
 日正道馳今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
 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
 濫不止今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溝浚北渡回兮迅流難攀
 長菱今湛美玉河公許今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
 罪燒蕭條今噫乎何以御水憤林竹兮捷石蓄宣
 防塞今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防
徵枚乘以蒲輪
漢書枚乘傳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
申主父以鼎食
漢書主父偃傳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
 徵乘
 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問諸儒坐相與排償不容
 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
 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
 術將軍衛將軍鼓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
 賓客多厭之迺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乘安皆為郎中
 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
 說上上輒從其計大臣皆畏其口賅遠累千金或
 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
 遂視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創行
 逆施
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
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

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
 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或曰務穀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漢書宣帝時
 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傳盡奇異之好徵能
 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
 僑華能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頗作歌詩欲興協
 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
 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
 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
 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哀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褒有缺材上適徵褒既至詔褒為聖王得賢臣頌
 上令褒與張子喬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
 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
 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
 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辭如女工有
 綺紋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
 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
 倡優博奕遠矣 **杜篤獻誄以免刑** 後漢書篤少博學不修
 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
 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
 篤送京師會大司馬與漢苑光武詔諸儒誄之篤
 於獄中為誄辭最高 **班彪參奏以補令** 後漢書班
 帝美之賜帛免刑
 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授以師友之
 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
 從事班彪所為帝雅問彪材因召入舉司隸茂才

拜為 **賈逵給札於瑞頌**

後漢書賈逵性愷悌多智
 思倣儻有大節尤明左氏

晉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
 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
 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逵
 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纘父之
 業鶯鶯集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爵仍集此胡降
 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爵頌拜為郎

才略第四十七

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
 王饗之殺蒸原公相禮范子

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
 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
 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丞王公立飲則有
 房蒸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
 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
 以贈女余一人敢設飢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

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儂食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侮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矣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飭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簋簠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饗俎靜其巾罍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飲以顯物矣以食好歲飲不倦時實不淫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備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願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美配宜飲食可饗餘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願而建德吉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趙衰以文勝從饗 左傳秦伯饗晉公子重耳舅

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重耳敢不拜

文公孫鞅善於辭令 左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

叔美秀而文行人子羽能知回國之為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回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知音第四十八

魯人以麟為麇 孝經古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那有

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

赤州氣起顏回子夏偕往觀之

麇蕭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

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獸如麋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楚人以雉爲

鳳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路人不得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

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蓄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廡下其玉明照十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碎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曰此無價以賞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

宋客以燕礫爲寶珠關子曰宋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問而觀焉主人齎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韋匱曰此特燕石耳其與瓦甃不殊莊周所以笑折

楊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莊子曰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

勝宋玉所以傷白雪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之俗使

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玉其闕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采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經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而和彌寡樂

餌之止過客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程器第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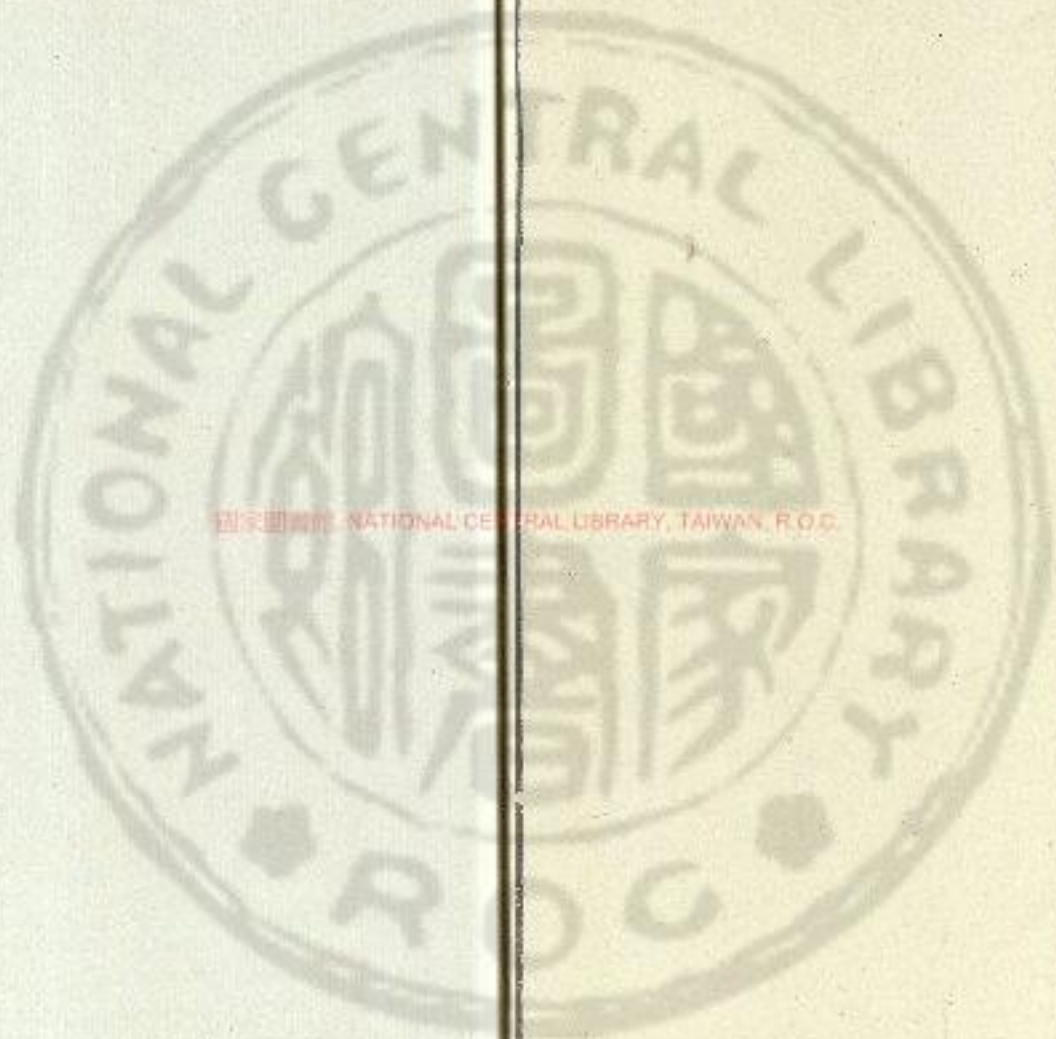
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

國語曰公

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日以歌之家而主
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其
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僕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
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
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
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禱郊之棗盛而後卽
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
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王后親織玄紬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緹卿之內

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
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
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訓也自上以下謹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
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職業况有怠惰
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日必無廢先人爾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
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新
心
周
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